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九十六

將帥部

勇敢第三

唐張瑾初仕隋世歷職顯貴煬帝被圍於鴈門瑾以驍果出城擊  
戰一日九捷煬帝登城望之大悅賜物二千段拜右翊衛大將軍  
田留安性驍武善戰隋末以校尉從通守張須陁討捕山賊以膽氣  
知名

秦叔寶初為隋將未護兒帳內及盜起從通守張須陁擊盧明月於  
下邳賊連營十餘萬須陁所部統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十里立柵  
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兵若  
出營內即虛以千人襲營可大利此誠死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

叔寶與士信皆曰願行於是涇阨委而進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草  
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  
昇其樓收噦各殺數人營中亂叔寶斬關以納外兵因散縱火焚其  
三千餘柵煙焰張天明月奔還涇阨却逐之大破賊衆後降高祖高  
祖令事秦府拜馬軍總管從擊王充每為先鋒拒竄建德於武牢也  
寶叔精騎十數陷其陣馬太宗每大陣望賊中驍將銳士炫耀人馬  
出入來去者意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馬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  
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到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以亦此頗自私  
尚貞觀以後常多疾每出血亦數升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至二百  
餘陣屢中重鎗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何能不病丁  
段志玄徐大業未隨父在太原因蒙太宗引接義兵起志玄召募得

千餘人授軍頭從屯霍邑隨將宋老生率萬餘人拒戰志玄從太宗  
擊殺二千餘人老生大敗又從劉文靜捍屈突通潼關人靜為通  
步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千騎往攻殺數十人還為  
流矢所中忍而不言又將兩騎更入賊陣入而後出志玄再三顯和軍  
振擊遂破之前後以軍功累遷左光祿大夫封武安郡公後從討王  
充深入陷陣馬倒為賊所擒兩騎挾持其髻志玄踴其身奮二人俱  
墮馬於是奪其馬仗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王充平轉右二護軍  
王君廓為右領軍高祖謂侍臣曰吾聞相如叱秦王耳皆出血君廓  
往擊竇建德將出戰徐勣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  
此之壯氣何謝古人

關稜武德中為越州都督稜容貌魁岸力每臨陣手持大

刀長一丈一舉輒死數人前無當者

梁禮為上郡太守行軍副總管拒梁師禮頗有戰功稱為勇敢尉遲敬德初為秦府統軍從獵於榆巢王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單雄信恃其驍悍領騎直入以趣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於刺雄信口之賊徒稍却敬德翼以出圍又從擊竇建德於柵渚太宗與之挑戰乃先伏李勣程知節秦叔寶等諸軍太宗持弓矢令敬德執稍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建德營中大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遂逐漸却敬德為殿引賊以入伏內於是李勣等縱兵奮擊大破其後一充兄子偽代王琬使於建德軍人乘隋主所御駿馬鎧甲鮮華出於軍前太宗眎之曰彼之所乘真良馬也敬德曰請往取之因與高祖一乘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輕持其時以歸賊衆無敢當者

程知節少曉習善用馬稍為秦府左三統軍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

李君羨武安人也少以勇氣聞太宗在藩引為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單騎先入無當敵其鋒者又從破竇建德於死心加授秦王府右三統軍劉黑闥反於洛州從往征之所至未嘗不先登陷陣

丘行恭善騎射勇敢絕倫為光祿大夫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虛實強弱乃與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傷殺甚衆既以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唯行恭獨從乘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收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軍中詔刻石為人

馬以象行恭收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牛進達初為秦王府左一軍馬摠管從擊王充率騎直攻其軍殺十餘人流矢貫目勇氣弥厲戰罷始令收箭又吐谷渾反以進達為部善行軍副總管常為前鋒深入歷烏海經犂山窮於河源爰至黑山建于黑党項摧鋒接戰身先士卒率俘馘甚衆

薛万徹為統軍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請万徹行同及至賊境万徹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万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浴血勇貫三軍

蘇定方為正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上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擊之

薛万均為殿中少監貞觀初柴紹之擊梁師都也以萬均為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軍稍却万均與弟萬馭擊其驍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突厥不敢援萬均後為屯衛大將軍侯君集之擊高昌也以万均為副進逼交河城君集召趙智盛喻以利害城中堅守万均怒麾軍疾進智盛惧而遂降阿史那社爾為右衛大將軍檢校北門左屯營太宗征高麗駐蹕遼東領屯營飛騎及上宿衛之兵奮不顧命所向無前剋遣流矢收而又進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

楊弘禮隋尚書令越公素弟之子也太宗以弘禮有文武材擢為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太宗征遼弘禮如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驛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

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尽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記許敬宗等曰公兒  
即故有家風矣

王文度為征遼副總管至卑沙城四面懸絕唯西門有攻取之勢亞  
將程名振督軍夜襲之文度先登士卒繼進城中潰散遂收其城  
馬文舉為果毅都尉太宗征遼新城國內二城步騎四方未援遼東  
江夏王道宗率行軍總管張君乂騎四千逆及之及與賊遇衆寡勢  
懸士皆色動文舉自指其身言於道宗曰比壯士也不逢勅寇安能  
識健兒哉道宗目而壯之文舉遂策馬突進所當皆斃衆心始安  
契必何力為左領軍將軍時太宗征遼李勣攻白巖城烏骨城遣萬  
餘兵為之聲援何力以勁騎八百遇而合戰何力以身陷被槊中  
腰為賊所害尚輦奉御薛萬單馬而進殺數騎收何力於群賊之中

與之俱出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騎齊士奮賊乃退何力逐之轉鬪  
数十里斬首千餘級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也太宗征遼東仁貴應募從行軍及大安市  
城高麗莫離之遣將高延壽高惠直率兵一十五萬拒戰依山結  
營太宗分命諸將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  
衣搥戟晉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披靡大軍乘之賊乃大潰高宗顯  
慶中為右領軍即將與梁建方契必何力於遼東共攻高麗大將溫  
沙門戰於橫山仁貴匹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  
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馬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奉便  
生擒之

黑齒常之為左領軍負外將軍高宗儀鳳中入寇從河西道大

田府元龜  
摠管李敬玄拒之摠管劉審禮沒於陣  
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者五百人進斫賊營吐蕃大將改地之衆軍  
宵遁

薛訥仁貴子也為朔方軍大摠管沉訥寡言臨大敵而益壯

王忠嗣為左威衛將軍專知河西兵馬會吐蕃大下擊晨官軍衆寡  
不敵師人皆拒焉忠嗣乃所以策馬而前左右馳突當者

無不關易既出復合殺數百人賊衆亂逐三翼而擊之吐蕃大敗

王難德為騎將天寶元年吐蕃大寇河源難德為軍中贊普有子曰

瑯支都恃其驍悍乘諸真馬寶鈿鞍軍前來較鬪者難德楊倉突往  
刺殺之斬其首以馬歸虜衆無敢追者軍使以聞玄宗命至御殿問  
之因令馳突作殺瑯支都狀上大壯之衣以錦袍令引視都人拜左

金吾衛郎將後安祿山薦一騎將曰此人不減隴右難德其有聲如  
此至德元年為試衛尉卿至鳳翔為都知兵馬兼平涼使嘗有  
裨將斬元曜當合戰墜馬呼難德難德俯馬馳救之賊射難德中肩  
臉穿披下障目難德乃收去箭并皮制手去之勇冠其軍由是士衆  
多附之

王方翼為安西都護大破突厥之衆而姓三咽悉發衆與軍簿合勢  
以拒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  
哥舒翰年四十慨然仗劍為河西節度使王忠嗣使翰別將討吐蕃  
其後吐蕃大寇邊翰拒之於苦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  
持半段槍當其鋒逆擊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之又擊其後  
軍皆大破由是知名翰常逐馬驚墜河中吐蕃三人擬搶

方刺之翰大叫賊驚駭俱發失槍而走救騎至賊便解散翰有家臣曰左軍年十五每隨翰入陣翰使捨追賊及以槍搭其肩而過驚之賊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軍輒下馬斬其首率以為常

李嗣業初為中郎將玄中天寶七年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摠管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于時吐蕃聚十萬衆於婆勒城據山因水壅斷崖谷編木為城仙芝夜引軍渡信畱河奄至城下仙芝謂嗣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亂上山山頭拋礮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於絕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暴至大潰填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後安祿山反嗣業自安西赴

難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倚角為先鋒將嗣業每持大棒衝擊敗衆披靡所向無前香積之賊戰將安守忠李歸仁悉以刃車來逼我師殆亂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讎決戰取賊三軍之士無子遺矣言訖乃杖長刀立於陣前解衣袒而大呼手殺數十人陣容方駐由是前士之士皆執長刀如墻而進所向摧靡陝西之陣王師小却嗣業旁南山領蕃兵數百橫截擊之應手奔潰安慶緒北奔因投河洛並復與九節度同圍相州是時築堤引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援師老其將各自圖全人無鬪志嗣業獨披堅衝突剽當矢石為流矢所中數日瘡歆愈於帳下忽聞城下金鼓聲作聞之知戰因大嗽瘡中血出數升流注於地遂卒至今稱為驍將

却廷王者驍勇善格鬪事大尉李光弼為帳中受將乾元中史思明



再陷洛陽光弼收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空不完芻糧不支旬日賊將安大清等率軍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惧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倚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召諸將許之曰賊黨何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為勍敵乃亟召廷玉謂之曰兗州攻西北者難奈爾為我決勝而還辭曰廷玉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精騎三百授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鮮甲斬之廷玉奮命先登流矢雨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駭然曰廷玉奔還吾事敗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未幾廷玉見使曰馬中毒箭非敗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徑騎衝賊陣馳突數四以而賊黨大敗於河壩廷玉擒賊將徐黃而還由是賊解於憚之圓信宿去白孝德安西湖人驍悍有膽力肅乾元中事李光弼為禪徧

史思明攻河陽使梟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千臨城挑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驢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曰獨任則可捷加人則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千騎於軍門候入而繼進及請大軍鼓躁以假氣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觀其攬跋便辟可万全者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是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揺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又指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焉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註也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

也龍仙曰是猪狗乎孝德發声虓然執矛突前城上鼓噪五十騎亦  
繼進龍仙矢不及發還走堤上孝德逐之逐斬首堤而歸之賊徒大  
振

李重情淮西李忠臣之裨將代宗大曆七年忠臣討灵李耀頓兵於  
汴州西時田承嗣使姪悅率師來後屯于州之北數里與灵耀軍合  
忠臣遣重情輕騎侯夜斬賊營重情素以勇敢称既聞命持槍上馬  
突入賊營斬賊數十人而還賊不之覓忠臣軍威因是增氣

李正巳初為淄青裨將驍健有勇力寶應衆軍討史朝義至鄭州迴  
紇方強暴恣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巳時為軍侯獨欲以氣吞之因與  
其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進巳擒其領而批之頰  
迴紇尿液俱下衆軍呼笑虜大慙由是不敢暴渾瑊為京畿渭北節

度觀察使德宗建宗四年朱泚頰驅逆黨圍逼奉天瑊勤拒力討之  
嘗為流矢所中竟不自言忍瘡痛格戰不已

王武俊為成德軍節度具元初朱滔圍具州武俊與澤路節度李抱  
貞合軍于具丘抱貞為方陣武俊用奇兵朱滔空營合戰武俊不釋  
甲而馳之滔望風奔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収其輜重器甲馬牛  
不可勝美

馬燧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河陽等城使時汴州大將李  
灵曜反詔燧與淮西節度李忠臣令軍討軍曜選銳兵八千號為餓  
狼軍燧獨引軍擊破之進至俊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

高固少隨渾瑊從戎於朔方德宗幸奉天固常在城麾下是時賊兵  
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士乱揮長刀連斫數賊拽車塞闔一以當百

賊乃退以功封渤海郡王

張茂昭為義武節度使憲宗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茂昭使長男克讓渡木刀溝南與城合戰屢捷茂昭親被介冑當賊前鋒者數矣累獻戎捷幾復承宗會朝廷赦承宗詔班師

李光顏為忠武軍節度元和九年討淮西吳元濟營于時曲賊衆晨墜光顏之壘而陣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圍之光顏將數騎冒堅而衝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職光顏故矢集其身如蝟毛焉其子攬光顏馬鞅止其深入光顏率刃叱退之於是人爭躡躍賊遂大潰

史奉敬為朔方裨將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姓及湏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陣入敵輒分其隊為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元和中西戎犯邊奉敬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率三千人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與之二千五百人奉敬既以衆行十餘日人莫知者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戮不可勝紀奉敬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

劉渾為忠軍節度李光顏帳中親將光顏討吳元濟用為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騾即戰號騾子都最為勁悍官軍常驚備之渾驍銳善騎射每騾與軍接戰必冒刃陷陣俘馘而還

又云渾為忠武

小校討淮西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戰死者數四

石雄為徐州捉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文宗時王智貞討李同捷雄先驅渡河前無堅陣

梁冠彥卿唐天復中太祖迎昭宗與鳳翔累與岐軍對陣時彥卿為諸道馬步軍都排陣使嘗躬擐甲胄乘其所賜烏馬聘於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王也昭宗還京賜迎銜毅勇功臣

李思安本宋人也祖父皆隸戍于宣武軍之靜戎鎮思安幼拳捷有膂力所為不嘗未若冠長六尺超超然有收行伍取富貴意唐乾符廣明間盜決玄起思安弃州里投火中太祖始鎮夷門自巢軍諸隊間烏逝歸我初以為騎士思安善用槊每從上征伐常飛馬出敵陣之後測其厚薄而還或敵有恃猛悍炫容執者太祖多命取之必鷹揚颺馳擒馘或万甲之際出入自如蹈無人中由是壘委戍事累授劇部

王景仁為淮南西北向行營昭討應接使伐壽州俄而未僅以大軍

至景仁力戰不屈常以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濟淮復自殿軍叔宗為後院馬軍都將時東伐徐暉多歷下所叔宗身當矢石奮不顧命

朱珍徐州豐縣人太祖鎮汴兼領昭討使署珍為宣武右職以摠腹心從太祖以汴城宋毫之帥入西華破王夏寨勇冠軍鋒張存敬唐中和中從太祖赴汴以其壯節頗見親暱首為右騎都將從討巢蔡凡歷百戰多於危蹙之間顯有奇略光啓中晉軍圍張宗輿於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存敬因往駟救存敬引騎軍先犯虜騎諸將翼之虜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

葛從周為刑州留後時幽州刘仁恭率眾寇魏州屠貝郡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上水関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里出

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閤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都將薛突厥

王重師為潁州刺史唐乾寧中太祖攻濮州縱兵壞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煙滔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啜金瘡卧于軍次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壯士悉取軍中壇罽投水中擲於火上重師然後率精銳持短兵突入諸軍踵之濮州乃陷重師為劔槊所傷身被八九鎗丁壯荷之还營且將斃矣太祖驚惜尤甚曰雖得濮壘而失重師柰何亟命以奇藥療之弥月始愈

劉知俊為軍校被甲上馬輪劔入敵勇冠諸將太祖命左右義勝兩軍隸之尋用為左開道指偽使故當時人謂之劉開道

張歸霸初為武宣軍劇賊唐光啓三年夏與秦宗賢戰于万勝翌月

秦宗權遣將張郢來寇列寨於赤堁一日出騎將較勝歸霸為飛戈所中即拔馬却送控弦一發賊洞勁而墜逐兼騎而還太祖時于高兵下瞰俚見其狀面加賞激賞以金帛其所獲馬賜之又常被命以控弦之士五百人仗于壕內太祖統數百騎稍逼其寨蔡人果以銳士麾壘未追歸霸發伏兵掩殺千餘人奪馬數十匹尋奏授左散常侍張歸厚為太祖軍校時淮西兵力方壯太祖之師尚寡歸厚以少擊衆往無不捷唐光啓三年春與秦賢戰于万乘大破之其夏將蔡張胙以数万衆屯於赤堁歸厚常胙單騎閉於陣胙不能支而奔師徒乘此大捷太祖太悅立署為騎軍長仍以鞍馬器幣錫之及佐朱珍討時溥寨於豐蕭之間歸厚來往徐壘如行垣途其為諸將嘆服龍紀初奏迂檢校工部尚書其年冬復伐徐歸厚以偏師徑進至九黑

山下與徐兵遇時我之叛將陳璠在賊陣中歸厚忽見之嗔目太罵單馬直往期于必取會飛矢中左目而退徐戎甚衆莫敢追之

霍存為曹州刺史始末文裕以大軍伐鄆臨其壁既而師陷園中以急來告存領二百騎馳赴擊退之太祖喜收為朱軍都指揮使

王擅初為汴小軍汴將陽彥洪破曹將尚讓李謹於尉氏門外擅在戰中摧鋒陷陣遂為太祖所知稍蒙擢用蔡賊張存敢乘亂據洛陽擅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柵邀其輜重存敢遁走擅初為汴小將從擊秦賢於鄭州西北河灘之上於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徐懷玉為鄆坊節度使材氣剛勇臨陣未嘗折退平生金瘡被体有戰將之名焉

王彥章以驍勇見稱累歷刺史不知書行師將兵無法術能先登陷陣奮不顧身每入陣使一鐵槍一橫馬鞍一束在手酣戰揮擊敵人避之

謝彥章臨敵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每敦陣整旅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喻其迅捷也故當時騎士咸樂為用及其遇害衆皆惜之

牛存節字贊身青州博昌人也少以雄勇自負初授宣義軍小將屬在寇至今堤驛犯酸棗靈昌存節日與之閉凡二十餘往每往必執俘而還前後斬首二千餘級獲孳畜甚衆太祖擊蔡賊於板橋赤堋酸棗門封禪寺枯河北存節皆豫其行與諸將於濮州南劉橋范縣大破鄆衆太祖自此深為太祖獎遇

後唐周德威小字楊五徒武皇為內衙軍副唐光化二年三月汴將

氏率琮率衆逼大原有陳章者以魁勇知名衆謂之曰夜叉言於叔  
琮曰晉人所恃者周揚五頭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乘驄馬朱甲以  
自異武皇解德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  
章大言未知鹿死誰守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叉爾等  
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偽退陳章徒馬追之德威背揮鉄搥擊墜  
其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天佑九年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單廷  
珪督請甲萬人出戰德威遇於龍頭崗初廷珪謂左右曰今日擒周  
揚五既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持鎗窮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  
廷珪少退德威奮搥擊墜其馬生獲廷珪黨大敗斬獲三千級獲大  
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

史儼代州鴈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於武皇為帳中親將驍果絕衆善  
擒生設伏望塵搥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二輔誅黃巢每出師皆從  
高行珪燕人也家人勇悍與弟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為騎將驍果  
出諸將之右

李嗣思從武皇為左驤馬軍都將救應河府與梁人接戰應弦斃者  
甚衆而稍中其口酣戰未解及退莊宗親視其傷深加慰勉轉內衙  
馬步將都遼州刺史

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勇武軍歷累板長兵中為馬軍都指揮使秦  
王為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

李存孝驍勇冠絕常將騎為先鋒梁祖令張全義攻海賊州李之告  
急於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初汴人攻澤州呼罕之曰相  
公常恃大原輕絕大國今張相公已圍大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

之內沙陀無冗自處相公何路來生耶存孝聞其言不遜選精騎五百統汴營呼曰我沙陀未冗者俟爾肉饌軍可令肥者出閑汴將有節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出戰存孝激勵部衆舞稍先登一戰敗之獲馬千匹生擒季筠於軍中於是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追擊至馬牢山俘斬萬計遂夜退攻潞州存孝為太祖紀綱給事帳中後鎮邢州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奮弓坐稍濮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鉄搥挺身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甘寧之比也李存省事太祖為五院都知兵馬使常從討赫連鐸存省冒刃死戰血流盈袖太祖手自封瘡日夕臨問後為蕃漢副總管戰於胡柳晡晚之後存省引魏州銀槍軍敗賊于山下是日周德威不利師徒逗撓賊鋒四集存省與其子彥銳彥圖冒刃血戰俄陷賊陣與帝軍合

### 大破汴軍

李建極為衛軍都校天祐七年柏鄉之役汴將韓勅追周德威奔逃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勅選精堅奪之兵在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劔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不可遏卿計如何建及於部下選士二百挺鎗大譟刺汴軍却之於橋下胡抑之後前軍逗撓際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在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橫稍當前曰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鎗効節軍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由是王師復振遷魏博內外衙都將十六年梁將賀環寇德勝南城圍壅既周又以蒙衝戰艦斷我津渡百道攻城万旅奔進負芻運石堙塞池塹我營將士氏延賞於城中多蕃芻草每賊乘城束蘊灌膏焰燔滕天賊焦爛於下不可勝紀在宗馳騎



而往陣於北岸津路不通延賞告矢石將尽上積錢帛于軍門募能破賊船者於是敵伎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游水破鑑或言能禁呪兵刃悉命試之卒無成效城中危急所爭漏虎臣不能勇智士不能謀莊宗形於憂色建及探甲而進曰賊師傾巢昧死冀此一牽如我師不南則彼為得計今豈可限一衣帶水而縱敵憂君今日勝負臣當効命遂以巨索聯舟十艘選効節勇卒三百人持斧被鎧鼓柁而行中流擊之賊樓船三層蒙以牛革懸板為楯如埤堦之制我船將近流擊兩集建及卒持斧者入賊蒙衝間斬其竹竿賊懸楯以稍刺之因於上流取甕百口以木夾口竹竿維之又以巨索牽制積芻薪於上灌脂沃膏火發亘天別維巨艦中實甲士乘煙鼓譟賊斬絕而下沉溺者殆半我軍由是得渡莊宗曰周瑜得黃蓋而挫

曹公吾有建及卒破賊艦奇才猛將何代無之

史敬思為宣州都督從入關破黃孽定三輔平陳蔡常為奇將挺身酣戰勇三軍冠當太祖上源之難敬思方大醉從者喻之蹶然而起登驛樓控弦射賊矢不虛發汴人橫屍樓下既而遇雨解圍翼太祖登尉氏門敬思迷隊勇門故陷賊太祖還營流涕久之

史建唐為先鋒時梁太祖攻隋縣建唐以三百騎雜芻奴者突賊營梁人燒營而遁

李嗣昭為昭義節度汴將李思安將兵攻潞州嗣昭常享諸將登城張樂賊天中足嗣昭密奴毀之坐客不之覓酣飲而故以安志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幼有雄傑之志初仕宣武軍為軍校與王將不協遂歸于我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幽州燕將有單

庭珪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每與之接戰不莫氣勢凌制每閉不能自解將士皆釋綬觀軍中稱賞梁將劉鄩在洹水莊宗深入致師劉鄩設伏魏縣西南河曲間葭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人大譟而起圍莊宗五六重魯奇與王門關烏得兒等奮命戰決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外救至方解魯奇持鎗搗劔專衛莊宗手殺百餘人是役烏得兒被擒魯奇所傷盈膚李嗣肱為裨將時梁太祖新屠東疆其將賀德倫急攻脩縣梁祖率師五萬合勢營於脩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二百薄晚與梁之樵芻者相雜曰既晡入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孤天星發虓闕馳突汴人不知所為營中大擾既暝騎殿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脩縣之圍安敬思少給士帳中及壯便騎射驍勇冠絕常將騎為先鋒未嘗挫敗

安金全為振武軍節度使時梁孽未平兩軍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為金全所獲故賊之得邏者咸懼之目之為五道蓋此陰鬼將有五道之名以取人命故也金全累為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中汴將王檀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未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閱諸司丁匠登陣禦捍外攻甚急金全據出謂承業曰老史退居抱疾不任軍事然吾王家屬在此王鄴本根之地如一旦為敵所有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為公備寇承業即時授金全被甲上馬召率子弟及退閑諸將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賊於羊馬城內梁人驚潰由是退却白奉進初為裨將時梁人圍李嗣昭於潞潞人善之俄而莊宗嗣位率親事赴之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諸軍繼之莊宗覩而壯焉

西方鄰事莊宗為奉義指揮使每從征討咸以身先

元行欽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紹榮戰宗好戰勇於大敵或臨陣有

急兵行欽必橫身解閉翼衛之張宗榮於德勝也與汴軍戰于潘張

王師不利諸軍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為汴軍數百騎攢稍

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機急馳一騎至奮劍斷二矛斬一級汴軍

乃解圍翼莊宗還營莊宗因流涕言曰富貴與卿共之自是冠諸將

寵

郭延魯天城中汴州朱守殷叛命延魯從車駕東幸至其地坎壘先

登尋平守殷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

晉潘環初事梁累遷右雄威都指揮使時梁人與唐莊宗對壘於河

上環每豫戰先登陷敵金瘡徧体莊宗知其名及平梁令典禁軍

晉張廷蘊初仕唐武皇為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栢仁攻剽丘下邢

魏皆從之後戰華縣胡柳陂繼為流矢所中瘡癥盈於面首莊宗寵

之統御營黃甲軍常在左右

史建塘武略出人善騎射事唐莊宗出軍攻伐多為先鋒將敵人畏

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勲歷瀘名相三州刺史 安友謙為供奉官

晉天福五年馬全節為安州節度使會李金全據州叛因命全節引

兵討之友謙登鋒獨戰奮不顧身所當之者無不敗潰

白延遇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鄴安鐵胡叛於

鎮州帥衆數萬指閔而來晉祖命杜重暉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

豫其行乃泣告晉祖願以身先及陣于宗城延遇帥其屬先犯之斬

級數百戰既酣而劔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之即命中將使以

冊符

寶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徒充馬軍右廂都校

相里金初為唐莊宗親衛小校後與梁師戰於栢鄉及湖柳陂襲德勝口攻廣邊軍擒元行欽圍幽州救慈丘馮翊所至登鋒奮武罕出其右

萇從簡陳州人初事後唐莊宗為小校每遇攻城召人為梯頭從簡多應募焉莊宗愛其勇矐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大軍與梁軍對陣登高丘而坐敵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為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領十數騎挺身而入套幟而歸萬衆鼓譟莊宗之壯而賜賚甚厚又常中箭而鏃入於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嘆自謂曰何不深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測然從簡

顏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

張萬進少而無賴初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勇不顧命嘗與梁師對陣持銳手短刀躍馬獨進務逞其志殺而不獲及兵刃毀弱則易以大槌左右奮擊出沒往返弥縫皆斷無可當者莊宗明宗素憐其雄武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郎

王清為奉國軍都虞侯時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瘡有詔褒慰

皇甫遇為滑州節度使開連三年虜長卒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募容彥超符遇之遇將渡漳河虜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閉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自辰及未

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鎗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  
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為獲虜是謂彥超曰知敏倉皇  
之中以馬輟我義也安可使陷於城中遂與彥超躍馬取之知敏而  
還胡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  
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虜騎所為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  
恩曰魯勢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  
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卒鉄騎北渡  
赴之虜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鎗得還時諸軍  
難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官累至檢校大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石公霸以天福九年契丹入寇少帝親征公霸為先鋒指揮使遇賊  
數萬騎於城之北為賊所圍高行周符彥卿在城之東南方息於林

下忽聞賊至駭愕督軍而進纔數千騎寡衆不校行周遣人馳告景  
延廣益請師延廣遲留候帝進止既而行周等為賊圍之數重三人  
大譟瞋目奮擊賊衆傷死者甚多帝自御親兵援之獲免

漢張鵬晉開運中為前鋒監押時契丹逼澶州鵬奪身擊虜被鎗而  
還其後累於邊城戍守士伍服其勇

劉在明後唐明宗時為捧聖左廂都指揮使領和州刺史從幸汴州  
至滎陽聞朱守殷叛用為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  
軍都指揮使

周王殷後唐天城中為靈武都指揮使張令昭據鄴叛朝廷用將討  
之殷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邠州刺史漢祖授命從征杜重威於  
鄴下會慕容彥超請收城殷與劉詞皆率先登梯衝力戰殷矢洞於

首父之出鏃於口以是漢祖嘉之

劉詞晉天福中從杜重暉敗安鉄胡於宗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卒以功加檢校司徒沁州刺史

孫行友為義軍節度留後性豪邁有膽氣在郿屢挫胡寇累上章言覘得契丹離合臣願得勁兵三千乘襄平定幽州太祖雖未冗壯其雄健故以義武軍留事授之

史彥超為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華州節度使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九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九十七

將帥部 五十八

懷撫

傳載招攜之訓書記季遠說之斯懷撫之謂矣其奉辭為將受命致討搃戎作鎮守邊固圉而能推以恩信布之仁惠招輯流散收恤孤弱綏懷新附撫柔異類俾鄰邦敵境愛之如椒蘭外夷殊俗歸之如父母用能固強塲謐清鄣塞城勞往安定之績致和平富庶之美詩曰民之攸暨又曰懷我好音自非誠心內著德聲遐暢亦何以致其感悅哉

漢段會宗再為西城都護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劔侯止之不聽遂至龜茲

諸城郭甚親附謂城郭諸國

後漢鄧禹為前將軍建武初光武分麾下精兵二萬人使禹西入關時赤眉入長安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赴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揖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振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祭彤為遼東太守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可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物稍復親附其異種蒲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彤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

鄧訓章帝時為謁者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恐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放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并州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

狐奴縣屬漁陽郡也訓撫邊民為幽部所歸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

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奉鄧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怒忿遂相與鮮仇結締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

水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収其用時迷

吾子迷唐別與武威之種羌合之萬餘兵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稽故謂稽留事故稽故字一作諸故故不得戰議者咸以羌

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代表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兵屯不下二萬轉運費之空竭府帑京州吏人命縣絲髮

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得懷之庶能有用遂命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

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閉我曹  
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權喜叩頭曰唯  
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于以為義從

竇憲為車騎將軍和帝永和元年出雞鹿塞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  
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乳汜諷所到輒招  
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

拜受諷因說宜脩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

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

邪單于款塞朝于甘泉宮請留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居

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

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石溫馬鞬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  
單于不自身致奏還其侍弟明年單于復遣車諧儲王等款居延塞  
欲入朝見願請太史竇憲上請大將軍護軍班固行中即將與師馬

諷迎之會北單于為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

陸遜為大將軍大帝嘉禾五年北征遜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  
新市安陸石陽石陽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門城門噓不得開

其所生獲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優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  
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

鄰境懷之江夏攻曹趙濯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  
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 孫皎為征虜將軍督下口皎嘗遣兵候

獲魏遣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欲誅者  
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能擊其老弱由是江淮多歸附者

魯肅代周瑜鎮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  
守偏將軍



呂蒙為左護軍元威將軍討閔羽于南郡蒙入據城盡得閔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藥醫餓寒者賜衣食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大帝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譯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羽吏士無閉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交城西至彰鄉衆皆委羽而降荆州遂走

晉羊祜鎮荆州增脩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越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鄧鄧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

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暮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景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賞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

杜預為征南大將軍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市

張華為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弥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貢於是遠夷兵服四境無虞

王渾為安東將軍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周浚為折衝將軍揚州刺史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

亡者類討平之賓礼故老搜求俊义甚有威德吳人悅服

劉琨為并州刺史時東羸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飢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滿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除荆棘收塋祐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常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盾以耕屬韃而耨琨撫循勞徠甚得物情在官未暮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繼尅期與倚盧討劉聰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徒屬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

祖狄為奮威將軍討樊雅陳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力戰有勲狄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狄知其意遂與之頭感狄恩遇每嘆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逖後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侯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狄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狄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為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礼遇之由是黃河已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內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密以聞前後尅獲亦由此也

荀羨監青州軍事領兗州刺史先是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附

降甚得衆心。魏浚為武威太守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脩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者漸衆。應詹為南平太守督南平天門武陵軍事天門武靈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又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陶侃為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飢荒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桓宣為平北將軍鎮襄陽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又監沔

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成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惧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委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桓伊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遣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宰郵為豫乃上疏以江州虛耗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听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褚翼為豫州司馬督司馬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翼為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翼常優遇之玄為政既急翼知其不能容奴因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成一宜深甚之玄納翼言外羈

冊府元龜  
縻奴而內懷墳及迂為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餘黨聚衆殺玄梁郡  
既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即人違惑將以即歸平荀組  
遣翼往撫之衆心乃定

郗恢為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  
襄陽恢甚得閔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

琅邪武王伷起家為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

宋柳元景為建威將軍北伐斬魏將張是提又斬三千餘級面縛軍  
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魏兵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  
曰汝等怨王澤不接請命無所今並為魏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  
者存撫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耳皆曰之虐虜見驅後出赤  
族以騎躡步未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

之元景以為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  
在閔裏者得守閔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

檀道濟為冠軍將軍武帝北征道濟為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  
四千餘人議者謂慮以戮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  
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

梁孫謙宋明帝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為司徒叅軍言之明  
帝擢為明威將軍巴達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常以威力鎮之謙將  
述職勅募于人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  
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僚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一無所  
納及掠得生口皆放还家俸罷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  
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為撫軍中兵叅軍

徐文勝武帝大同末為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軍蠻  
不識教義貪慾財賄劫墓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雅心撫慰示  
以威德夷僚感之風俗遂改

張興世為游擊將軍北伐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尅下邳人多有  
欲來降惠詔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  
御非朝廷吊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感悅

陳沈恪宣帝時都督廣衝交越城定新合羅愛德宜利安石雙等州  
諸軍事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奉  
兵拒險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紇紇平乃得入州  
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綏懷安緝被以恩惠嶺表賴之

裴忌以大建五年為都官尚書吳明輒督衆軍北伐詔忌以本官監  
明徹軍淮南平綏軍師將軍豫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

後魏寇讚初為後秦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為主歸  
順拜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滎陽河內戶至  
萬數拜讚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于洛陽立雍州之郡縣  
以撫之由是流民襁負自遠而至倍三於前

于栗磾明元時為鎮遠將軍河內鎮將撫導新拜甚威有惠  
刀雍為鎮東將軍與叔孫建攻青州見先攻東陽雍至招集義衆得  
五千人遣撫慰郡士人送租供軍又詔令南人以亂賊境雍攻克項  
城外會有勅追令隨機立効雍于是詔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  
二十七營遷鎮濟陰

東平王翰大武時鎮抱罕以信惠撫衆羗戎敬服改封東平王

陸侯為都督洛豫二州諸軍事虎牢鎮大將軍源休屠金崖羗逃子  
玉等叛復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既至懷柔  
羗戎莫不歸附

盧度世為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接邊境將士互相侵掠度世乃  
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

趙逸為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

叔遜為建平原大將征南大將軍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  
稱

陸征文成時為安西將軍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殺雍州  
刺史魚玄明閔中以真馬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服威  
信真到撫慰之皆怡然安靜

尉撥為晉昌鎮將綏懷邊民甚著稱職後為召城鎮將在任九年大  
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都徙居盧水胡八百餘落盡附為民  
王斤為平北將軍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誅餘衆不安遣斤鎮虎威  
以撫慰之斤綏靜胡醜甚收聲稱

李洪之獻文時為內都大官河西羗胡鎮部洛反叛獻文親征命洪  
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搃統諸軍與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  
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接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  
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郎大官  
李崇為鎮西大將軍孝文時巴玄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為荊州刺史  
鎮上洛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洛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  
詔伐之自然易帖但願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孝

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勒邊戍掠  
得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  
和無復烽燧之驚在洛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

莫雲為鎮西大將軍時初平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  
杜纂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箱等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  
天保等五百戶

李輔為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祛戎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任城  
王澄為征南大將軍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元帥楊仲顯婆  
羅楊卜兄弟及符叱槃等自以居邊地儉世為山狡澄至州量彼風  
俗誘導懷附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叱槃固  
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於是邊地恬

然西南款順

盧淵為京兆王愉徐州長史南徐州刺史沈陵殺將佐勒宿豫之衆  
逃叛陵在邊歷年結構既廣二州人情咸相扇惑陵之餘黨頗見執  
送淵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

崔敬邕為龍驤將軍管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  
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

韓均為冀州刺史都督定冀相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為耳目  
廣設方略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為  
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竊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均懷新附  
之民咸受優復

皮喜為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以其父

冊府元龜  
豹子昔鎮仇池有感信故也喜至深恩布惠民夷大悅首帥強好子  
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

傳監眼宣武時為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齊民歸之  
者數千戶又詔假節行南充州事監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又為  
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  
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  
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為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旬月相繼宣武甚嘉  
之

李韶為撫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時隴右新經師旅之後百姓多不  
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下之心

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既定壽春進位大司馬獲南齊汝陰  
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寺數人勰傾心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進  
曰果等契濶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余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  
茲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勰矜  
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  
駕振旅反迹江外至此乃還其為遠人所懷而此

王肅為散騎常侍都督懷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  
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

安豐王猛子延明孝明時為尚書右僕射元法僧反詔為東道行臺  
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  
武帝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收徐方甚得人各招懷舊土遠  
近歸之



爾朱天光孝莊時為鎮東將軍初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爾諸榮於河內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為并肆雲常朔燕蔚顥汾九州行臺左丞與陳隣接潛輯諧內外甚得邊俗之和又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摠軍民顥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度復平蒲之後逮後主天統武平中徵稅煩雜高文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賈負官責息者陳德信總其安住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勅送突厥馬數千匹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勅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廐由是百姓搔擾切齒嗟怨潛隨東撫慰兼行權政故得寧靖

辛術為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略顯祖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稅術率諸軍度淮繼之租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及王僧辨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

斛律羨為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都督突厥來寇州羨禦之望見軍威不敢戰來求款附慮其有詐且喻之曰爾輩此行本非朝貢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實誠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後主天統初突厥木汗遣使請朝獻羨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絕羨有力焉

後周常旭後魏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玄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

李賢初為西魏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文帝大統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

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乃設酒餼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衛人大慙乃不為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為仇矣時論稱之比於羊叔子

赫連達初從賀拔岳西征為都督及岳為侯莫陳所害達馳詣太祖太祖引兵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惧奔散者多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出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吊民不如因而撫之以仁義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

尉遲迥既平蜀為都督益等十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刺拜及黠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緝新邦經略未附夏懷而歸之

侯莫陳穎為開府儀同三司從滕王迥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為奴婢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為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穎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為亂今慰撫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群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附北土以安

楊敷孝閔帝時為使持節蒙州諸軍事蒙州刺史先是蠻夷等多受

齊儼署數為亂逆敷推誠布信隨方慰撫蠻夷等感之相率歸附敷  
乃送其首帥四十餘人赴闕請因齊所儼而授之諸蠻等愈更感悅  
州境獲寧其子勳以齊王之子自稱首領於下  
司馬裔自孝閔踐祚為驃騎大將軍後為御正為中大夫及大將軍  
討與少卿楊標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武帝天和初隋上庸公陸騰  
討信州反蠻川令賢等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群蠻率服  
齊王憲討北齊任城王潛廣憲王孝珩於信都憲至信都至張耳家  
以望之俄而潛領軍尉相願偽出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潛之心腹也  
衆駭因破之擒潛及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向善至此潛曰下官神  
武帝子兄弟十五幸而獨存逢宗社顛復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  
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珩孝珩之自陳國難國辭淚俱發

俯仰有憲節亦為之改容

專世康自武帝平齊授司州摠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  
綏撫之士庶胥附

楊雄為通洛附王雄處疆場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人必推誠仗信  
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

楊忠為大將軍再奉定漢東之地寬以御衆甚得新附之心

隋虞慶則初仕後周為并州摠管長史時稽胡數為反叛越王盛內  
史下大夫高穎討平之將班師穎等咸謀湏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  
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摠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  
八千餘戶

高穎為左領軍大將軍蕭巖之叛也詔穎綏集江夏甚得民和

常冲開皇初為開府時發南汾胡千餘州人北塞長城在塗皆亡高祖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謂以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帝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後為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棘荆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開皇中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冲既至南寧師震震及西襄首領皆詣府參謁天下帝大悅下詔褒揚之

常洸開皇中平陳之後為江州總管進圖領南既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帝聞而大悅許以便且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

長孫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侯雍問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于前至後者男女萬餘口晟安至之由是突厥悅附後都藍太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橫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有誘必並來降請遣染于部下分頭撫慰帝許之果盡來附

慕容三藏以功授大將軍又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隣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日至吏民奇頌之

周法尚為桂州總管桂州人李光仕作亂詔法尚討之光仕帥勁兵保曰石洞其黨有未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唐常人壽初為雋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

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竒聽政於越嵩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牧宰法令清南人懷惟悅許紹為陝州刺史行軍總管紹與王世充蕭銑疆境深接紹之士卒為賊輒殺之紹執得敵人皆資給放去諸城感媿自是以後不復侵掠合境獲安

張士貴高祖起義初遣經略河南士貴勅兵過桑顯和擊破之召所虜俘三千餘人慰喻遣還

盧士良武德中為河州刺史吐谷渾乃党項入寇士良擊破之前後歸附者六十餘戶後檢校晉州事及在河南既承兵亂之後戶口亡散到官之始城邑蕭條裁數百家士良撫納夷夏大弘恩信數載之後復業者三千餘家時党項羗依阻山谷類為盜寇士良戰捷之後諸羗畏懼相率內屬率不為患 劉廣為廣州總管武德六年崗州刺史馮士勰以新會反感討降之復其位

李靖為兵部尚書討蕭銑降之仍度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等皆遣子弟來謁自餘州縣莫不服從量其誠効授以官爵凡所招慰得戶數千萬優詔勞勉授靖嶺道安撫大使檢校桂州總管靖以南方朝廷遙遠表亂以來不見恩德若不導以札樂無示兵威無以變其風俗遂率所部兵馬發往桂州南巡所經之處靖親自存撫耆老問其疾苦遠近悅服又突厥種落離叛朝廷進取以靖為伐州行軍總管撫納降附輕騎先據定襄城突厥部落望風逃散由是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歸款進封代國公

張儉身觀初為朔刺史突厥頡利敗後恩結部落餓貧離散儉招慰安輯之其不來者便居蹟北既親屬分往私相往還儉雅得其情亦不禁止但存剛紀羈縻而已及儉移勝州都督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詔起儉為使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稽顙應時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儉校代州都督恩結部落境無離叛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就貯備蕃人喜悅銳意營田長城之北有同中壤由是邊儲實焉

李素位為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落部勒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為瀚海都護又有厥泥熟別部猶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牛以饋素立唯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建立解舍開置屯田久之轉縣刺史

蘇定以高宗顯慶二年為伊麗道行軍總管破阿史那賀魯子金牙山尽收其所據之地於是悉兵命諸部歸其所居開通道路別置館驛埋瘞骸骨所在問疾苦分其疆界復其產業賀魯所虜掠者悉括還之於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

裴行儉麟德二年為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薛仁貴總章元年為安東都護摠兵二萬人以鎮高麗仁貴恤孤老儉約盜賊有翰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十衆無不欣然慕化

薛納為幽州都督睿宗太極元年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和戎軍大史訥鎮幽州二十餘載邊人懷之未嘗深入虜亦不敢犯

李晟德宗時鎮涇原常曰河隴之陷也非吐蕃能之皆以將帥貪暴種落攜二人不得耕稼展轉東西自棄之耳且士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傾家財賞降者以懷未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浪息曩別座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因榮羨息曩 李復為嶺度南節使瓊州又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降之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

常臯為劔南節度使貞元四年四月東南蠻鬼主驃旁等自陷雋州臣於吐蕃絕朝貢等二十餘年乃是臯招誘之始棄吐蕃內附未朝持封為和義政順等節王且衣以帶仍給兩林勿鄧等部落助而遣之又臯以雲南蠻衆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為前鋒於是遣使通雲南蠻以離吐蕃之助其王異牟尋因遣使願受正朔於是朝廷命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冊異牟尋為南詔王自是遂脩朝貢而吐蕃不寇蜀邊

馬總憲宗時為淮西節度使總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賊之偽迹一皆削盪 李遜為濠州刺史先是濠之都將楊騰刻削士卒州兵三千人各謀殺騰騰竟走揚州而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為陳逆順利害之勢衆皆釋申請罪因以寧息 鄭權為德棣滄景節度使朝廷用兵討淄青李師道權奏於安德平原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

李夷簡為西川節度使時有雋州刺史王顥以貪電為蠻戎所怒相率攻之雋州遂亂夷簡發使曉諭戎人畏服

盧簡求凡歷四鎮皆接邊陲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大原素管退渾契必沙陀三部落或撫納不至多為邊患前政或要之誼盟質之子弟然為盜不息簡求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所質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忻然聽命

崔從為鄜坊丹延節度使鄜時內接畿甸外連羌落從鎮撫甚得其制党項有羊馬來致之從皆慰諭還之

後唐魏王繼岌以莊宗同光三年冬平蜀遣使齎書招諭南詔蠻

時郭

崇韜欲聲教達於南荒募蜀川曾使南詔者有秦州副使徐諱諳雲南直羊城路途且云中和年僖宗在蜀令嗣王龜年使雲南諱季父度為使副諱為判官時不到直羊城只達善闡迴時約為甥舅許出降安化公主雲南使未迎公主次驛報收長安黃巢東走乃託以佗歲霍彥威初仕梁為邠州節度為鳳翔李茂身攻圍半年竟不能下或得俘掠悉於之歸秦人懷之遂無侵擾

王處直為定州節度使處直為人精簡好求吏理雖地處一隅介於大國招懷撫納甚得人和

樂彥稠明宗時授邠州節度使詔會兵制置監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並遣復鄉里

張希崇鎮靈武閔帝應順元年正月沙州瓜州遣牙將各以方物朝貢迴鶻可汗仁美遣使獻故可汗仁裕遺留貢物安馬器械仁美又獻馬玉團玉鞞轡硃砂羚羊角波斯室縹玉帶蓋希崇招懷邊鎮內附故也張敬詢為大同軍節度使至鎮招撫室常曷刺鉢于越万余帳以捍北邊

晉馮暉為滑州節度使移鎮靈武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能駕御河西胡虜而數年之間侵盜平息希崇卒未有主帥



蕃部寇鈔無復畏憚而暉強暴之名聞於遐徼及暉到鎮蕃部集慶張暉大張筵席酒穀豐備群夷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悅党項拓拔彥超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未謁厚加待遇仍為在城治第豐為暇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河西羊馬所產易為交市暉暮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漢薛懷德為邢州節度上言昨契丹侵逼諸縣人戶入山逃避臣已散羗人招攜安撫漸已復業

周向訓知延州大祖廣順三年六月上言所屬蕃部侵盜漢戶臣已招喚諸部酋率設酒食仍令誓約更不敢侵犯

王景為鳳翔節度使世宗顯德二年五月上言今日收下黃牛新城大岳等三砦相次又收下鬼迷黃花下港滴水皂莢等五砦其鄉村人戶並已招攜安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九十八

將帥部 五十八

明天時 擇地理 撫士卒 宜助

明天時

執同律以听軍聲觀天文以察時變蓋吉凶之將至必兆朕之預彰雖子產謂天道焉知鄭不復火而師曠歌南風弗兢楚果無功故有推轂授符受召引道察陰陽之應辨星緯之祥避危就安侯敵觀變若能旁擇地利兼取人和先勝而行何往弗利周太公從武王伐紂到刑丘軛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惧召太公即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軛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二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也晉祖逖為鎮西將軍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為我矣方平

西北而天欲殺我此為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

謝艾為前涼張重華將石季龍遣將王擢麻秋等侵重華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于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後秋遣王擢略地至于曲柳艾臨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時索遐為軍正將軍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為號令命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循還河南

南齊張欣泰武帝永明八年出為鎮軍中兵叅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帝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既無名負成竒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名自

潰若且頓兵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戶略等見殺

北齊曹魏祖為殿中將軍神武為東魏大將軍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八月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武不從九月神武圍王壁五旬不拔苑者七萬人十一月神武興疾班師

隋長孫晟為上開府儀同三司鎮大利安撫新附高祖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知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酒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里賊衆多降

唐薛萬均為右屯衛將軍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等擊吐谷渾次青海與弟萬徹率軍先通路遇虜於赤海萬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積石山南遇大風折旗拔木萬均謂左右曰虜將至矣各為備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殺傷略盡進至圖倫磧而還與靖會於青海太宗聞而大悅璽書勉勞以功拜兼屯衛大將軍薛仁貴為右威衛大將軍高宗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帝以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為吐蕃敗於太非川初仁貴謂人曰今年太歲庚午歲星在於降婁不應有事於西方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於蜀吾知其必敗也

裴行儉為禮部尚書允曉陰陽筭術兼有人倫之鑒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溫傳反高宗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壤墜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云士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行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伏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日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李晟德宗時為河中晉降慈隰節度使京畿渭北鄜坊丹延招討使進討朱泚建中四年六月四日破賊初晟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高遠吾安知天道耶是至謂參執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准晟俱復未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執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後唐符存審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莊宗天祐十七年汴將劉鄩攻

同州朱友謙求援於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於梁中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惧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風如閉雞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與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欤是夜閱其衆詰旦進軍梁軍未逞戰大敗之

### 擇地利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孫子有六地之名而晁錯亦論地形之便皆可舉矣蓋古之良將未常不留意焉乃有據高臨下伺其後至背水阻川俟其半度或率乘有飲齧之便或城守有金湯之固至乃出其不意據其必爭然後以逸待勞以少擊衆乘便而奮其力先人而奮其心以之遏寇宵摧掠敵而勲績並建威名日著豈非因行勢而制

### 勝之效歟

趙奢惠文王時治國賦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奢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王賜奢號馬服軍以許歷為國尉

漢張騫為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

後漢馮異為征西大將軍建武六年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逃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怙恃小利也謂慣習前

事而復為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為之也  
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逃不知  
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逃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  
大破之

馬援為隴西太守建武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

史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底道縣屬隴西郡管羌在山上援軍據便

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千萬戶出塞諸種萬餘人悉

降於是隴右清淨二十四年援卒中郎將馬武耿舒孫求等征五溪

蛮夷軍次下嵩縣名屬長沙故城有兩道入可從壺頭則路近而水

壺頭山名在辰州沈陵東充縣名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屬武陵光武初以為疑及軍至耿

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

上之帝從援策

魏蔣濟為散騎常侍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

欲攻濡須州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州中是為自內地

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

賈逵河東襄陵人初為絳邑長郭授之河東攻之所經城邑皆下逵

堅守之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乃使人間行送印綬

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

計疑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達言故得無敗

郭淮初為征西將軍夏侯淵司馬征漢中時蜀先主欲渡漢水來攻

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

算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攻擊備可破也既陣先主疑

不渡淮遂堅守亦無還心以伏聞太祖善之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出斜谷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拔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

吳丁奉為諸葛恪部將魏諸恪誕胡道等來伐攻東興恪率軍拒之及恪上岸時奉與唐咨呂據苗贇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軍行遲苦敵據地便則難於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舉帆二日至遂據塘天寒雪時魏諸將置高會奉見其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 鎧著謂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砍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朱孟龍符士貴為龍驤將軍從宋高祖伐慕容超度峴超惧率卒四方就其將段暉等于臨朐謂其將公孫丑棲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筏水去城四十里五棲馳馬據之龍符爭據水源賊遂退走

沈林子晉末為建武將軍高祖伐姚泓林子參征西軍士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泓并州刺史河東太守戶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攻潼關泓聞大軍至遣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力危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地爭之若潼關事捷戶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蒲關

後魏安同為外朝大人從道武征姚平於紫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

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未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紫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後周李弼初為太祖部將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浦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文帝至引軍來會詰朝侯騎告齊神武軍至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合戰大破之

隋賀婁子幹為上開府鎮蘭州皇開初突厥來寇子幹拒之至可路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

唐盛彥師武德初鎮宜陽會李密叛彥師卒兵邀之令其衆曰唯我馬首是瞻遂踰洛水入南山令持弓弩者乘高夾路持刀楯者伏於谿谷之間又令曰待賊半渡而擊之所部皆笑者賊向洛州何為此守彥師曰吾籌之熟矣李密聲往洛州其實欲南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先入谷我自後追之路險以難展力吾今先據要害此賊乃成擒也密果至知有伏兵乃踰山南上彥師邀擊之

薛萬均武德中與羅藝守幽燕時竇建德率衆十萬來至范水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鬪百戰百敗可令羸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以精騎百伏於城側待其半度而擊之破必矣藝從之建德引兵度水萬均擊之大破

周王峻為樞使廣順初河東劉崇攻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為行營都部署峻領大軍自絳赴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霍山以南最為

險要其途其狹地道無由得越峻心憂賊之據是日前鋒數以過蒙  
坑峻喜曰吾事濟矣

撫士卒

春秋傳曰慈愛戰所畜也又曰惠則足以使人蓋古之善為將者曷  
嘗不動恤士衆察其勞苦絕甘而分少表微而惻隱救其癘瘵軫其  
傷夷本之於仁心推之以寬政好施以周急後已而不私用能猛鷙  
思柔獷悍懷德百其勇以思報一其志以赴敵推鋒冒難摧堅若脆忘  
軀畢命視死如歸成茂功於一時垂休聞而不已自非觴豆之惠均及  
椒蘭之德外薰誠明發於精裏恩信淪於骨髓亦安能及是哉

田穰直為齊將扞燕晉之師士卒次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  
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率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  
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度  
水而解

吳起為魏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糧  
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  
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  
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起  
善用兵廩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

李牧為趙北邊良將常居代鴈門備身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

莫府

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

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

烽火多間謀厚遇士戰

秦王剪伐李信擊荊荆聞王剪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剪至



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剪曰休士洗沐而善飲  
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剪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  
一作距漢書其延壽投石成距絕於等倫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  
收距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手之距超距也

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竟滅楚

漢袁益為隴西郡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李廣程不識俱為邊  
郡名將然身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善程不識廣將兵之絕處見水  
士卒不尽飲不近水不盡飧不嘗食寬緩不苛苛細士以此愛樂為  
用

蓋寬饒為衛司馬躬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撫循疾置醫藥

後漢王霸從光武平河北常與臧宮傳峻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  
脫衣以歛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鄧川為將吏士常大病瘡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愈  
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堅譚為楊化軍將與右將軍萬脩徇南楊會觀鄉人董訢攻陷宛譚  
引兵赴宛訢遂棄城反而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萬脩病卒譚獨  
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譚食蔬菜與  
士卒同勞苦每急輒先當天石身被三鎗以此能全其衆

段紀明為破羌將軍紀明行軍仁愛之士軍間病者親自瞻省手為  
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尋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

皇甫規為中郎將討石隴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  
入菴蘆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平黃巾溫郵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

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鮑信行破虜將軍濟北相與黃巾力戰遂歿信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余財士以此歸之

臧洪領州刺史為袁紹所攻糧盡主簿啟內厨米三斗稍為饘粥洪曰何能獨食此耶使為薄粥遍班衆又殺而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魏司馬郎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郎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

曹真為大將軍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家財班賜士皆願為用

蜀鄧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卒伍

吳孫歆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甘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亦樂為用命

晉劉弘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声甚善呼省之年過六十羸疾無孺弘謫主者仍給常袍複帽

陶侃為都護領江夏太守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周訪為安南將軍督梁州諸軍事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

宋王鎮惡隨高祖北伐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善撫士卒及身先士衆騰躍爭先泓衆一時奔潰

劉榮祖為輔國將軍為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

梁楊公則為左衛將軍義師東下屯領軍府所領相人溪控怯懦城

內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突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焚厲軍士赴獲更多馬仙理自為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衣潛入敵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多赴捷士卒亦甘心為之用高祖雅愛之

王操為大將軍郢州刺史吳明徹為寇明帝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

陳章昭達為車騎大將軍遷司空薨昭達性刻每奉詔出征必盡夜兼行然厨膳飲食並同於群下將士亦此以附之

魯悉達梁末以候景之亂遂糾率鄉人保新蔡郡招緝晉熙等五郡及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餘孝頊周迪等所在蠶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卒士皆樂為之用

後魏彭城公勅長子粟大武時督諸軍屯漢南粟亮有善馭衆撫恤將士必欲之同勞逸長孫翰大武時為安集將軍清正嚴明善撫將士帝甚重之

周觀為高平鎮將善撫士卒號有威名

房伯玉為武昌王府司馬孝文南伐徵為部兵校尉直閣將軍中統軍善撫士孝文嘉之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喪給其飲帛

韓茂為徐州刺史征南將軍為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為朝廷所稱揚逸為平東將軍光州刺史兵人從役必自從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

楊大眼為將撫巡士卒呼為小兒子及傷痍為之流泣  
辛纂為荊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善撫將士人多用命  
賊甚憚之

北齊蘭陵王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  
一瓜數菓必與將士共之

趙郡王叡為定州刺史文宣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子時盛  
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於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水室  
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輦冰倍道追送正值日  
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水一時之要叡乃對  
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水非追名古將實  
情所不能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迩稱歎

後周宇文深魏末為子部都督領宿衛兵卒孝武西邊既事起倉卒  
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

若于惠為右衛將軍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  
懷恩

閻慶為撫軍將軍筭行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

梁椿為大將軍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

咸得其死力

李遷哲為驃騎大將軍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

信州今瓊州是

軍糧乏遷哲

乃收葛根造粉蒸米以給之遷哲以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  
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人感之人思效命隋劉方為交州  
道行軍總管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

唐李勣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克捷  
郭孝恪為安西都護督西伊庭三州諸軍事其地高昌之都限以長  
磧舊風斯在每年有流刑經往并遣正兵守捍孝悻推成撫御並得  
其歡心

成如璆為特進至德二年關西節度郭英乂為賊所敗如璆代英乂  
收其餘卒於岐山撫其瘡痍招其逋散三軍之士有如挾纊便以其  
衆置與平軍於郿縣東原肅宗以如璆為使

李光為阿陽三城鎮遏使撫勞備至資稟善者必先軍士

李景略為西受降城都陽禦使迫塞善寒地鹵瑤俗貧難處景略節  
用約已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

任迪簡代張茂昭為易定節度使初茂昭奢蕩不節公私殫整迪簡  
始至欲饗士無所給乃以糲食士同之身居戟門下凡周司軍吏感  
之請歸堂寢迪簡乃安其位

李晟與元初以神策軍事討朱泚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裋褐  
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流涕感悅卒無離叛者李光顏元  
和中為陳許節度使會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性  
忠義善撫養士卒樂為用

殷侑為義昌軍節度滄濟德等州觀處置等使滄州經戰伐傷痍之  
後侑初至赤地千里遺骸滿于原野甍無人煙侑不以妻孥之官始  
至就空城悉力以視事攻苦食淡與士卒略同周歲之後馴至貌葺  
詔加檢校吏部尚書獎其撫納有方勤儉不懈也

烏重裔歷河陽滄景節度使自為長帥能與卒同甘苦所至立功

柳公綽元和中鎮鄂州會討吳元濟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妻冶容不謹者沈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為我輩之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克捷

梁氏叔琮為將帥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後為鄜州番後尋真領保大軍節度使

後唐李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群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在宗至魏州建及都摠內外衙銀槍效節帳前親軍善於撫綏所得賞賜皆分給部下絕甘分少頗洽軍情

晉吳岫為復州防禦使二年罷歸會王令溫以機事入奏執政者以密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輅而往既至大塞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資用以至懷帳幕以賙之其推心撫下如此

孔知濬開運中為鳳州刺史河池據閑防之要密邛益兵少勢孤知濬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圉之失

王廷裔為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為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

### 冥助

書曰至誠感神蓋精誠內激勝氣焱厲則必為金石開風雲玄感者矣乃有握之要奉辭致討勢將危窘士至乏困或鄰壤侵寇群心震恐誓師拒戰安危攸屬繇是懇倒憤發仰祈冥佑因以獲盼靈之應得天之助事彰於神異理符於感召夷傷之旅復振窮迫之途獲濟卒能克敵以成茂功乃建祠以旌其貺刊石以紀其迹策書所述咸可徵也

漢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被圍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涌出  
後漢耿恭為戍已校尉征匈奴於疏勒城固守匈奴遂於城下擁絕  
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策馬糞汙而飲之謂  
也 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  
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井奔出衆皆稱萬歲  
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晉會稽王道子為驃騎將軍禦符堅于壽春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  
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  
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惧色初朝廷聞堅入寇道子以威儀  
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若有力焉  
宋沈攸之為冠軍將軍討晉安王子勳于鵠尾攸之繕治船舸材板

不周計無所出會子勳將鄧琬送五千片榜供其將劉胡軍用俄而  
風潮奔迅榜突柵出江湖等力不能制自撞船艦殺沒數十人赴  
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

梁王僧愔為譙州刺史征蕭勃聞兄僧辨死乃奔北齊會軍敗竄逸  
荒野莫知所之仰天曰讐耻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有感當得道  
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空中推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  
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

後魏尉元為鎮南大將軍都督東道諸軍事皇興三年六月上表云  
臣於彭城遣別將以八日至睢口邀賊將陳顛達有戰士於營外五  
里芻牧見一白頭公乘白馬將杖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到此  
語汝將軍領衆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

陽皆尅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為斷不却城賊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以十日此人復於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公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曰謂我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此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見詔元於老人前後見所為壇表記之

爾朱榮為大將軍討葛榮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弯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令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

北齊趙郡王叡為朔州刺史都督北燕等三州諸軍事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錚繞下泉源涌出號曰趙王泉

陸法和初仕梁為司徒時候景遣將任約伐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自請征之至赤沙湖與任約相對縱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知白羽以麾風即返於是約衆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

慕容儼為開府大保中梁司徒陸法和以郢州內附遣儼鎮城始入便為梁大郎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克又於上流罵鷓州上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絕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佑頃更衝風歛起驚濤涌激漂斷荻紅約復以鐵鑊連治防禦玆切儼還共祈請風流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產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卒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



餘人

後周竇榮定突厥沙本略寇邊為行軍元帥率摠管出梁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至甚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大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

隋張祥仁壽末為并州司馬漢王諒率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湏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誠莫不用心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陳陵大業中為虎賁郎將發東陽兵擊琉球國其日霧雨晦暝將士皆惧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霧

唐裴行儉麟德中為安撫大食使冊送波斯王途經莫賀延磧厲風沙晦暝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遙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眾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

王峻開元中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厲突厥默啜為九姓所殺九姓蕃族

號其下酋長多欵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內俄而小殺繼立小殺蕃首名降

者漸叛勅峻師并州兵濟河討之峻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捨幕卷甲而往會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峻恐失期仰天誓曰若事居不忠天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眾何辜今受艱苦若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戎事言訖風迴而雪止時叛者分為

兩道駿追及之殺壹千五百餘人生獲壹千四百餘人馳馬牛羊甚衆  
哥舒翰天寶七年為隴右節度築神威城於青海上旋為吐蕃所破  
又築城於青海中隴駒島上有白龍見遂名為龍應城吐蕃此自遁  
逃不近青海十年

王思札肅宗至德二年四月為關內節度使時北征奏師渡渭水於  
龍光渡時水忽淺士馬既濟而其水復深壹丈

李蕙德宗貞元四年為江西都團練使奏建中四年臣任鄂州刺史  
逆賊李希烈之將童待召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焚臣乃禱  
於城隍神倏忽火烈風迴賊潰遂擊破之連收黃沔二州請付史官  
以答神意從之

楊朝晟貞元中為邠寧節度城子方渠合道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  
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迹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為  
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溫造為興元節度初往漢中遇大雨平地水尺餘若不可進禱鷄翁  
山疾風驅雲即時晴霽後文宗憶聞其事會造為御史大夫入見得  
詳言當時靈貺明日下詔封鷄翁山為侯

趙坦為忠武軍防遏都指揮使時黃巢悉衆攻陳州坦因巡驚假寢  
於閨閣恍惚間如有陰助袒異而恃之遲明開門決戰人心兵勢又  
不可遏若有陰兵前導是日擒賊將數人首千餘級

梁牛存節為同州節度使戒嚴軍旅常若敵至先是州中井水鹹若  
人不可飲及并人岐人來迫州城咸以為兵士渴乏陷在旦夕節乃  
南拜虔祝擇地鑿八十餘井其味皆甘冷由是人馬汲濯有餘衆以

冊府元龜  
為至誠之感自 月至三年春末人馬未嘗釋甲以至寇退柳王友  
裕嘗從太祖於內黃逢魏之大衆北飛來命友裕射之跪曰今日以  
卜勝負必應弦而下及交鋒果大捷衣象先初仕唐為宿州刺史充  
本府團練誦遂防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迫州城象先殫力  
禦備時援兵未及頗懷憂惧一日乘城憇於樓堞之上悅然若寢夢  
人告曰我陳蕃也嘗板築是城舊第猶在今為軍舍當為我立廟即  
助公陰兵象先諾之翌日淮寇急攻其壘梯輜角進是日州城幾陷  
頃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筭寇不進即時退去象先方  
信鬼神之助乃為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祀不輟  
後唐李嗣昭為昭義節度使天祐四年六月梁將李思安將兵十萬  
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複援師不及軍民乏絕感塩炭  
出於地以濟飢民

王鎔為鎮州節度使幽州李正威赴援於鎮鎔謁威於其館威陰遣  
部下伏甲劫鎔抱持之鎔曰公戒部人勿造次吾國為晉人所侵垂  
將覆滅賴公濟援之力幸而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即並轡歸府  
舍鎔軍拒之遂殺威鎔本踈瘦時年始十七當威並轡之時雷雨驟  
作屋瓦皆飛有一人於缺垣中望見鎔識之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  
翌日鎔但覓項痛偏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及訪之則曰  
墨君和鼓力之士也遂厚賞之裴彥稠長吳中與康福率師自并見  
族入白魚谷追及皆叛党項白馬盧家六族客戶三族獲大首領連  
李八薩玉邵統悉郝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六人兼黨數二千餘  
人獲駝馬牛羊數千計至脫師還野次其地無水軍士方渴俄有風

雨自東而起是夜初更降雪一尺軍中以為神助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九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九十九

將帥部

固守

夫將兵之法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蓋常道也春秋已來乃有保城充

敵堅壘拒寇糾合群志率勵衆力窮矢石之用極機械之變勢且危

殆人皆疲弊彌旬月之久絕饋饋之給而能保全臣節甘心死地以

援兵甫集而長圍斯解勅寇引去而危塚獲全亦有潛謀決策乘間

掩擊出乎不意以收奇功至或智勇俱困衆寡不敵外絕赴救士無

尺鐵遭罹非命不隕其名此春秋所謂獲死所矣

趙襄子晉卿也智伯與趙韓魏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伯請地韓魏

韓魏與之請趙趙不與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俱乃奔保晉

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

國語云沈窳產窳氏無叛意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攻齊城惟獨即墨不下燕引兵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出田單立以為將軍以即墨拒燕軍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御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後漢張宗為偏將軍時鄧禹軍到桐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桐邑不

足守欲以進師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悼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

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者笥中令各探之

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礼云圓曰笥方曰笥

宗獨

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追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雍兵數千以承天威何以遽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來歙為太中大夫時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囂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悉兵數萬人圍略陽

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  
鬻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光武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  
囂衆潰走圍解

耿恭爲戍已校尉屯金蒲城明帝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  
蠡王萬騎擊軍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  
所歿匈奴遂破殺後主安得而攻金蒲城恭秉城博戰以毒藥傳矢  
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  
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  
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䟽勒城傍大澗水可固五月乃引  
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幕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  
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中穿井下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策馬糞汁

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  
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  
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  
茲攻歿都護陳陸比虜亦圍閼寵於柳中會明帝國哀救兵不至車  
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  
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  
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  
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  
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灸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  
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閼寵上書求救時帝乃遣征西將軍耿秉等赴  
援章帝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餘人驢

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閼寵已歿王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塞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

陳球零陵下經編木為城不可守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大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重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絃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即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

公孫讚為遼東屬國長史追畔胡兵力居等反為所圍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食盡馬盡煮弓楛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坑死者十五六虜亦饑困遠走柳城

皇甫嵩為左將軍時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動之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何救焉遂不

聽王國攻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魏專康為京州刺史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曹仁行征西將軍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救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心徐光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

走初蒲籠為汝南大守曹仁屯樊城拒羽而左將軍于禁等軍於襄陽以霖雨水長為月所沒羽急攻樊城得水往往頽壞衆皆失色

或謂仁曰今日之非危力所能可救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

尚可全身籠日山水速疾真其不火聞羽遣別將已在知下自許以

南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倚其後耳今若遁去曲

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曰善寵白馬與軍沈

乃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乃戰有攻羽

遂退進封安昌侯

郝昭築陳倉城會蜀將諸葛亮圍之亮使人說誘之昭不從亮自以

有衆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

衝車以臨城昭於是火箭逆射其雲梯火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

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

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為地突欲湧出於城裏昭又於

城內穿池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又聘為

後將軍孫權以五萬衆自圍於石楊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

日乃解去聘追破擊之

張特守新城諸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是時兵

以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持乃謂吳

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

用守



坐也自受敵以來已有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亦復不攻頃之持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聞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蜀霍峻為中郎將先主南還襲劉璋令峻守葭萌璋將扶禁向存等師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總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將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

王平為討寇將軍諸葛亮圍初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

羅憲為巴東太守吳聞魏攻敗蜀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眾而西憲臨涪拒射不能禦遣參軍

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敗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

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憲仕蜀為巴東太守劉禪降乃歸順於是

又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六抗協

以保全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

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

事使時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

幹器幹可給鼓吹又賜以玄黃佩劍

吳朱然為征西將軍假節鎮江陵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

魏文帝自任宛為其勢援連屯圍城大帝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

立上園塢為然外救郃度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遽州上園

守然中外所絕大帝遣潘阜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

病堪戰者截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櫓樓臨城弓矢兩注將

士皆失色然晏如而恐意方厲吏士自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

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

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為內應重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

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

韓當為偏將軍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

督同奉遵法令太守善之

晉吳彥初仕吳為建平太守晉將伐吳彥為鐵瑣橫斷江路及師臨

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

乃退舍禮之吳平始降

張光為北地都尉趙王倫為關中都督民羌反叛太守張鎮戰沒郡

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

士屢出奇兵擊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

將兵迎光奉軍悲泣遂還長安

庾亮為中書令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陶侃溫矯起兵討蘇峻亮時以  
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惧亮激厲將士並  
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

桓宣為南中郎將江夏相鎮襄陽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  
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

前涼張璠為寧戎校尉時石季龍將麻秋進攻抱罕與晉陽

太守郭坦以成大難守宜棄外城武成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大事

去矣不可以動衆心璠從之固守太城秋率衆八萬圍塹三重雲梯

電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

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郭坦言之恨不從教軍士李嘉士

與秋通引賊千餘人城西北隅璠使宋脩張弘辛挹郭普拒之短兵

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據戮李嘉以狗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

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成略地遠無不捷乃登秦隴謂有征

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反攻此城傷兵

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

州之力困於抱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宋毛德祖為司州刺史時文帝初即位後魏明元自率衆至方城遣

鄭兵將軍達奚斤吳兵將軍公孫表二萬餘人攻滑臺德祖時戍虎

牢遣步騎三千拒之初亡命司馬楚之等藏竄陳留郡界魏既南度

馳相要結驅扇疆場大為民患魏克滑臺并力乘勝遂至虎牢明元

自率大衆至鄴鄭兵遂克金墉還向虎牢德走於城內冗地入七丈

二道出城外分作六道出虜後陣募敢死士四百人為前驅參軍郎

王符等以二百人為後係出賊圍外掩飾其後魏陣亂斬首數百級  
焚燒攻具魏雖退散隨後更合魏又遣楚兵將軍涉歸東擊青州所  
向城邑皆奔走明元自遣兵益虎牢增圍急攻德祖大敗又固德城  
魏領楚兵諸軍自滑臺西就兵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  
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虎牢增兵轉多外城皆已毀德祖唯保一  
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瘡死者大半德祖恩素結下衆無離心魏  
作地道偷城內井井深三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人馬渴乏肌體  
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魏急攻遂剋虎牢白德祖凡諸將佑及郡  
守在城內者皆見囚執唯上黨太守劉談之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  
突重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  
不使城亡而身在也明元重其固守之節勒衆軍生致

劉道錫為邑西梓潼二郡太守文帝元嘉十八年為氐寇所攻道錫  
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保城退敵文帝嘉之

陳憲為汝南太守元嘉二十六歲魏大武南侵陳頴遂為汝南懸孤  
城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圍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  
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佛俘圖取金像以  
馬大釣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  
應之賊多作蝦蟇車以填塹內薄攻城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  
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凌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  
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為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豫州刺史南平王  
鐸遣安南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

沈璞為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無虞璞以強寇對陣事未可測

郡境首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隍聚財石積豎米為不可勝之筭後魏大武自領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為之騷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彼大衆不眇小城故無所懼若兵薄來攻則成擒也諸君何嘗見數十萬人衆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此是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璞集得二千精卒及大武至四面蟻集攻城璞隨宜應拒攻首三旬殘其大半太武乃遁走

申恬為通直常侍元嘉二十七年後魏武昌王寇青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蓋蕭斌遣青州別駕鮮榮之率坦護之還援恬等仍倚南山得入後魏兵朝來脅城曰脫輒退城內乃出軍北門外還塹為營欲挑戰魏兵不敢逼停五日東過

沙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安東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坦聞閉城拒守保金二千餘後魏退以恬為寧朔將軍山陽太守臧質為輔國將軍北討時宓從僕射胡崇之為魏所敗質奔盱眙大守沈僕完為守戰之備城內有三十實力質大喜因共守魏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為命及過淮石平越石驚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人馬饑困盱眙有積粟欲以為歸路之費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因衆南向城內增修守備莫不完嚴元嘉二十八年後魏大武南侵自廣陵北迓悉攻力盱眙就輔國將軍臧質求酒質封復便與之大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圍攻道趨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魏又恐城內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於居山作浮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大破之明且賊更方舫為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內擊

更不能禁遂於居山立桁水陸路並斷大武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闔  
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故南是三秦玄羗設使丁零死  
者止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滅並州賊互羗死正滅關中賊卿若  
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姦之自爾恃西脚屢犯國強諸  
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垣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僮謹  
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期小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耳冥期  
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曰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  
復令生饗有桑乾我但爾住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死  
而爾若有幸得為亂所殺爾若不幸則相生鏢縛載以驢直送都是  
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虛力屈於爾齋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  
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

江大歲未卯故耳斛蘭昔深入彭城直少日兩隻馬不返爾豈憶邪  
即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  
者告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若今付反  
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魏中童謠曰輜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  
飲江水魏王北歸石濟死魏欲渡江天不從故質答引大武大怒乃  
作鉄牀於其上施鐵鏡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  
示語魏中諸士庶俚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為何力自取如大  
夫豈可不知轉禍為福耶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賸賊大武封  
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魏以鈎垣樓城內擊以緝緝  
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緣出城外截鈎獲之  
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士堅密每至顛落不過數升魏乃內簿登城

分番相伐隆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計萬魏人死者與城平又射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大武間彭城斬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去文帝嘉質功以爲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靈校尉雍州刺史封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劉襲爲安城太守晉安王子勛爲逆襲據郡拒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明帝嘉之

柳世隆爲前軍長史順帝初沈攸之反圍郢城世隆固守

南齊曹虎爲右大將軍持節隸都督陳顥達停襄陽明帝永泰元年後魏攻沔北度支尚書崔惠景於鄧地大敗魏軍追至沔北孝文率拾萬衆從羽儀華蓋圍樊城虎牢閉門固守魏軍去城數里立營頓

設毡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

梁蔡道恭爲北平將軍司州刺史武帝天監二年魏圍司州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及半歲魏軍之攻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士四面俱前欲以填壑道恭輒於壑內列艦衝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壑水道恭載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劍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

瘦城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屬梁州長史侯夏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騎進襲巴西城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士皆斃草食亡死者大半無有離心魏軍退武帝詔增封二百戶

昌義之為北徐州刺史魏中山王元英圍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武帝詔豫州刺史常胤率豫州之會征北將軍曹景宗以赴師人畏魏軍盛多勸散緩行散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衆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郡陽大破魏軍散遣報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曰更生更生

羊侃為官尚書侯景反侃為守城督侃為稱外射書云得郡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為火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拖鉄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拾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馬壅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備設及車動果倒衆皆眠為賊頗攻不捷會侃病死城方陷

王僧辨為領軍將軍既平湘土會侯景浮江西寇軍江夏首僧辨為大督率巴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王琳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辨因據巴陵城帝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荆並會僧辨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偽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係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兇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邏至於隱磯僧辨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辨仍分命裒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守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勢如此何不早降僧便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磯僧辨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尔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為不出



與王相見乎僧辨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於城下珣為書誘說城內景師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引道廣設毡屋輝軍城東隴上芟除草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屯頭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既多賊乃引退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佑率兵下援僧辨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角內薄斫上城內放木擲火爨壘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及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排柯推蝦蟇車填壑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交自焚而退既頻戰挫衄賊師任約又為陸法知所擒景乃燒營夜遁陳杜稜為初仕梁為石州刺史高祖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琅琊二郡高祖征杜龕留稜與候安都居守徐士徽任約引齊寇齊江攻臺城稜與安都隨方抗拒晝夜巡驚綏撫士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丹陽尹杜龕為忠武將軍與叔幼安具隨王僧辨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辨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候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辨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尅而遁

常戴初為梁義興太守高祖誅王僧辨乃遣周文育輕兵襲戴未至而戴先尅乃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宰並高祖舊兵皆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見之使射文育軍約日十發不兩中者則死每發輒中所中者皆斃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自將征之尅其水柵乃遣族弟翽齋書喻以誅僧辨意并奉梁敬帝勅令鮮兵乃以兵衆降

孫瑒梁末為巴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為大府卿加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郢州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摠留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率眾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食士卒皆為之用周人苦攻不能尅乃矯授瑒注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偽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西進周兵乃解

後魏薛疆祖興仕晉為冀州刺史安邑公父濤襲爵位梁州刺史京師傾覆皆以義烈聞著後疆復代領部領及符堅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眾討之因自與百騎馳至疆壘下求與之相見疆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拾之以勸事居者

張烈孝文時為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為齊東昏侯將崔未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勵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未景遁走孝文親勞曰卿可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金與親加臣將不免困於犬羊

元世携任城王澄孫者明時為青州刺史邢杲之亂圍逼州城拒守遂得保全畢祖暉為平東將軍幽州刺史正光五年幽州民反招引隴賊攻逼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為別將以討之祖暉且前突圍入治孝昌中渤海王顥

救至城始解以全城之勲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

李神雋為前將荊州刺史時四方多事所在連兵梁遣將曹敬宗來  
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板神雋循撫兵民勦力固守  
詔遣都督崔進別將王羅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源子雍為夏州刺  
史厲沃野鎮人破落汗披陵首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  
子嬰雍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之心人  
人勦力無有離心以饑饉轉切欲自求出糧番子延伯據守寮屬僉  
云今天下分折寇賊百重四方音信莫不斷絕俄頃之間變在不意  
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眾曰吾  
世受國恩早受藩寄此是死地更欲何求然受守禦以來歲患不淺  
所患乏糧不得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而諸人保全必矣  
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拜辭三軍莫  
不嗚咽子雍行數日為朔方胡歸曹阿各拔所邀力屈密遣入齋書  
間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延努力固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乃勅  
延伯令共固守子雍雖被囚執雅為胡人所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為  
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收令降阿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  
生伐摠部裒竟隨子雍降延伯與兵士共分場萊防固城隍及子雍  
為胡所執合城憂惧延伯乃人人曉諭曰吾父吉凶不測方寸焦爛  
實難裁割但奉命守城所為處重若以私害公誠孝並憫諸君幸得  
此心無虛所寄於是裒感其義莫不勵憤朝廷聞而嘉之除龍驤將  
軍行夏州卒能固守

裴詞為平南將軍鄧州刺史梁將李國興寇邊時四方多事朝廷未

冊府元龜  
遑外路緣境戍多為國所陷賊既乘勝遂向州城詢率勵固守王將  
百日援軍既至賊乃退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辛祥為郢州龍驤府  
長史帶義陽太守自長生之反也梁武遣眾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  
繼降沒惟祥堅城獨守

劉長文為南充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長文固節全  
城

崔楷為殷州刺史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反賊來攻楷率力抗拒  
強弱勢懸每勅兵士撫勵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何  
愛一身連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

鄭李明為譙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頗為梁武遣將攻圍時兵糧寡少  
外援不接李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

揚津為定州刺史賊帥薛修礼杜洛周殘掠周境孤城獨立在兩寇  
之間津貯積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兢起又於城  
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錢持以灌賊賊  
遂相語曰不畏長槩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師元洪業及與賊  
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之并受鐵券許以爵位令  
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曰今欲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  
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為取此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  
之恣敵縱為患矣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未  
忍便殺但防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  
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礼頗賢頗亦由此而  
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將士

有功者任津料賞兵民給復

畢祖朽為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為賊師鮮于修礼攻圍積旬拒守自

固

孟表為南兖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

薛懷吉為征虜將時梁武遣將軍寇陷郢州三閩詔元英南討懷吉仍為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日先赴時豫州城民自早生殺刺史以懸孤入梁梁將齊苟仁率眾守城於是自懸孤以南至於安陸唯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勵將士且守且戰卒全

義陽

閻進有謀略勇冠當時為龍驤將屬衛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眾拒守縣歷三載晝夜文戰未嘗休息以少擊眾城境二全

李神為相州刺史假李昌中行相州上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達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監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雍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無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尅會爾朱若擒葛榮於鄴西土平除車騎將軍潘永基為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牙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過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

辛纂為南道行臺時梁將曹義宗攻新野纂率眾赴節唯以二千餘

兵捍禦疆場尋為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即位除通直散騎常侍  
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廢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奉酒  
屬纂曰微幸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  
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  
杜顥為岐州刺史萬候醜奴亂閔石顥為都督防守岐州醜奴攻之  
不尅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

將帥部 六十一

固守第三

北齊王則為征南將軍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則鎮北崖戍文  
襄以則有武用徵為徐州刺史景既南附梁遣身陽侯明率大眾向  
徐州與為影響堰有水灌州城則固守歷時

慕容儼東雍州刺史沙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鸞率眾攻儼拒守  
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追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  
時諸州多有翻陷唯儼全進號鎮南將軍後為開府文宣天保中梁  
司徒陸法和以郢州內附遣儼之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掩  
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尅先是郢城畢下土踈頽壞儼更修

繕城雉方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功無暫闕梁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旅運阻絕無以為計唯煮槐楮桑葉并芋根水菹葛艾等草及帶筋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

獨孤永業遷行營尚書武城河清三年周人寇潞州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

郭基爲海西鎮將會梁吳明徹率衆圍攻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木削爲箭剪紙爲扇圍解還朝僕射楊惜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恩何以相過

祖班爲北徐州刺史附陳人侵齊班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驚備中夜班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陣向城班自臨戰陳人先聞其言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穹孤縱鎬恠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巳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班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後周李遷哲爲大將軍高祖天和三年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凌梁王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程將陳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兵助之陳人又

因水泛長壞龍川寧朔提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水又募  
驍勇出擊之頗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人郭內焚燒民家遷哲自  
率騎南門出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  
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堙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又率驍  
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  
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提陳人乃遁

辛慶之為衛大將軍鹽池都將時東魏攻正平都陷之遂欲經略鹽  
池慶之守禦有備軍乃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並棄城走  
慶之獨固鹽池拒敵時論稱仁勇

王思政為并州刺史鎮王壁西魏文帝大統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  
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受驃騎大將  
軍又為持節河南諸軍事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嶷行臺慕容紹宗儀  
同劉豐生等率步騎拾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兵謂  
其衆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法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兵  
衆不能當引軍亂退岳知不可卒攻乃多脩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  
土山以臨城中飛梯大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積因乘風便投之  
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靡其守  
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  
溢不可防止懸釜更坎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  
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射城中俄而風暴起船乃飄至城  
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土  
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畧漏誠知殺



卿魚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礼埋  
瘞後城陷被執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外援亦無叛者  
郭賢為車騎大將軍鎮魯陽潁川王思政既陷餘將權景宣等並收  
軍西還自東陽以東皆附東魏東魏將彭樂因之遂來攻逼賈撫循  
將士咸為盡其力用樂不能克乃引軍退

常孝寬為晉州刺史移鎮王壁進授大都督時齊神武頓山東之衆  
志圖入西以王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  
起土山欲乘之以大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竟縛木接  
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縛尔樓至天  
我會穿城取尔遂於城南鑿池道又於城北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  
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

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  
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摧陷莫  
之能抗孝寬乃縱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  
競不能壞城外又轉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  
長作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亦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  
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  
火燒之柱折城並摧壞孝寬又隨壞處鑿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  
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將軍祖  
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  
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尔衆有不及之危  
孝寬閔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常城主

受彼榮辱或復可尔自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大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生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善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病其夜遁去

王羆為將軍梁將曹義宗圍荊州勅羆以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梁復遣曹義景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府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佑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尔王羆頃頃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弥歷三年景宗方退後為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沙薨之役齊神武士馬甚衆太祖以華州衝要遣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驢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歎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梁王彥遷羆州刺史從武帝收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搃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驚擾士皆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尔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

冊府元龜  
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守之高琳為驃騎大將軍遷江凌摠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摠管曰弘與梁主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去

楊敷為汾州刺史齊將段孝先率眾五萬來寇梯衝地道晝夜攻城敷親當矢石隨事扞禦拒守累旬孝攻之愈急時城中兵不滿三十戰死者已十四五糧儲又盡公私窮蹙齊公憲摠兵赴收陣孝先不敢進軍敷知必陷沒乃召其眾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邊鎮實願用心戮力破賊全城但強寇四集攻圍日久吾等糧食已盡救援斷絕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決倘或得免猶冀生還受罪闕庭就與死於寇手乎吾計決矣於諸君意何如眾咸涕泣從命敷乃率見兵出擊殺齊軍數十人齊眾稍却俄而孝先率諸軍盡銳圍之敷殊死戰矢盡為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為之屈遂以憂憤卒於鄴

隋郭榮為後周大冢宰宇文護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汾州覘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迴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而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因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

豆盧勣拜利州總管高祖為丞相益州摠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

謙遣其將達夷其心高阿那肱已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  
爲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勦時戰士不過三千晝夜相拒經四旬  
勢漸逼勦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眷軍且賊因  
而解去

劉弘字仲遠爲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中守百餘  
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屎  
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弥  
勵賊悉衆來攻城陷爲所害

李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遣劉嵩與景戰  
於城東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護略盡諒復遣崑  
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  
爲賊衝擊摧毀相繼景且戰且卒士卒皆誅死闔屢挫賊鋒朔州總  
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嵩等又煬帝令景營遼東戰俱於北  
平後爲高開道所圍獨立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  
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既逢  
離叛景無私所焉及帝江都之變遼西太守鄧暉率救之遂歸柳城  
樊子蓋爲東都畱守時煬帝幸遼東楊玄感作逼來逆王城玄感每  
盡銳攻城子蓋除設備禦至徹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  
玄感解去

炁君素大業末爲鷹揚卽將兵起從屈突通鎮河中通出戰而後  
執遣至城下呼之君素悲不自勝通亦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至莫不  
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對曰主上委公

以閔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名位若是何乃不思報效翻為人作說客也通曰我力屈居素曰當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是時城圍甚急行李斷絕居素作木鴿置書於頸浮之黃河以求外救於是百姓苦隨日久及聞義師至人有息肩之望居素性嚴明善紀馭由是下不能叛每謂城中父老曰居素藩邸故人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城池甚固倉儲盈溢食盡此粟足知天下之事必若國祚傾危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軍任君等持取富至如今日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發言悲咽見者莫不歔歔唐高祖賜之金券許以不死又令要至城下呼之居素以引弓射之城陷被殺許紹為夷陵郡通守時盜賊蜂起郡縣多陷夷陵竟全紹之功也唐李藝隋末為幽州摠管及開高祖踐作奉表歸國尋為竇建所圍

百餘日不尅而退

劉瞻為涪州刺史時劉武周連年為寇隣城多陷賊數攻之輒為瞻所敗高祖下書勞之曰涪州之存卿之功也功績重成念自勗勵富貴之事非卿而誰及裴寂之敗也晉州以北連城悉陷唯瞻獨守李仲文以兵保之二人併力拒戰賊來攻之輒挫其銳及太宗復并州高祖遣使勞苦之賜布三萬匹米三千碩頒賜其將士又云為仲文初為行軍摠

管保于涪州劉武周遣其將萬歲攻之仲文逆擊大破之俘斬數千人拒守三百餘日

薛愿玄宗時為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安祿山反以陷陳留熒陽汝南等郡方為潁川南陽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使龐堅固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肅宗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不至賊

將阿史郡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為木驢木鷲梯衝四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守俱被執送於東都將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為其主屠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濱厲苦寒一夕凍死

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大原尹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安祿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嚴牛廷珣等四節度眾十萬寇大愿圍城月餘光弼城中四面設大砲候賊逼城以大石放拋亂擊之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二月賊復寇大原圍城光弼拒擊大破之斬賊首級七萬餘軍資兵器盡得之初賊將史思明等來攻大原聞光弼初經河北之戰人疲兵少鼓行而西一舉有圍朔方河龍之志光弼堅守大原賊有於城外無礼戲侮者光弼令穿道地一夕以擒之由是城外賊將欲行皆視地不敢逼經月餘而思明先歸留蔡希德攻之經月不能下而退光弼自賊圍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回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許遠為睢陽守時安祿山反遠與城父令姚闓同守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祿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薛愿守潁川遠守睢陽皆城孤無援愿守一年而城陷叔冀一年而城陷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時張巡為譙郡真源縣令引眾入雍丘嬰城固守巡以雍丘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結陣詐降而盡驅雍丘之人東趨睢陽轉圍百餘里而薛玄宗聞而壯之授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尹子奇攻圍睢陽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而

愛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愛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諸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半年不食忠義不衰巡不能割肌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以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計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救於進明進明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自臨淮還睢陽繩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巡與姚閭南霽雲許遠皆為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皆裂血流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知勇有竭不能式遏強寇保守孤城臣雖為鬼誓與賊為厲以荅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子奇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大彘也安能久我子奇義其言將札之左右曰此人守義必不為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番是日與姚閭霽雲同遇害唯遠執送洛陽

魯照為南陽節度使屯葉縣北與安祿山賊衆戰敗收合殘卒保南陽郡為賊所圍尋而潼關失守賊使歌舒翰招之不從又使偽將武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尅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潁川太守魏仲犀合勢救之犀使弟孟馴為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賊大敗照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一斗至四五斗有價而米鼠一頭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籍肅宗使中官將軍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賊若擒吾勅使我亦何

以自安顏真卿適自河北次於襄陽謂仲犀曰曹使既果決不顧萬死之地何得阻之縱為賊所獲是亡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以公何愛焉中官馮廷環曰將軍必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曰昇又自有僮騎數人仲犀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賊徒望見知其銳銳不敢逼日昇既入城照衆初以為望絕忽有使來宣命皆踴躍一心日昇以其千人至襄陽取糧賊雖追之不敢擊遂以一千人取音聲路運糧而入賊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數月照在圍中一年救兵不至晝夜苦戰人自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衆持滿傳矢突圍而出南陽投襄陽田承嗣來追苦戰二日賊又知其決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襄陽節度時賊至欲南侵江漢賴照奮命扼其衝要南夏所以保全田庭玠為滄州刺史充橫海軍使時田承嗣與淄青李正己鎮

州李宝臣不協承嗣既令廷玠守滄州而宝臣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田庭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

劉昌為河南節度張人然裨將會史朝義遣將圍宋州昌在圍中連月不鮮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兵足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敵衆以為危昌請守之昌遂披鎧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

張仵以澤潞將守洛州魏博田悅反攻之仵度兵力不能出戰賊攻不能得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少救兵未至仵知事不濟無以勸



士乃悉召將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父苦士卒吾家無尺寸之物與公等為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大哭曰今日為將軍出死命且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燧以太西之師至與眾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任秉勢出戰士一當百圍遂解李洪為荊州刺史田悅反遣將康愔領兵圍荊州糧餉路絕洪堅壁自守賊不能陷

哥舒曜將禁兵欲攻李希烈於許州師次潁橋大雷電而雨雲皆震不能言者三四十人驢馬死者十有七曜惡之乃退築襄城堡希烈遣其將李光渾率萬人來寇縱火焚柵驅居人盈壕而進曜殊死戰光渾敗遂歸許州

曲環為幽隴行營節度使時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諸軍固守寧陵累破逆眾擒其驍將霍暉希烈因遁歸蔡州

張建封等為濠壽廬等三州都團練使時李希烈選兇黨精悍者率勁卒以討建封累月竟不能尅遂退

時建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丘

張敬則本名昌始事汴州節度使劉玄佐將兵數千拒李希烈是時賊鋒甚盛昌感厲士卒堅守城邑賊竟不能下

孟元陽為陳許大將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中守禦外無救兵攻圍甚急而終不能破

李文悅為鹽州刺史憲宗元和十四年冬吐蕃節度論三摩入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其心兒共領大軍約十五萬眾圍鹽州數日大修攻具党項首領亦發丘駝馬以助賊歷二旬賊以飛梯驚車木驢等四面齊攻城欲陷者數四文悅率將士乘城力戰城穿壞不可守撤

屋板以禦之晝夜防城或分兵斫營或開城出戰約殺萬餘衆諸道救兵無至者凡二十七日賊乃退

牛元翼為深州刺史時王廷湊與幽州宋克融共圍深州梯衝雲合元翼嬰拒城守初以滄德節度烏重裔獨當一面裔既宿將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之賊圍深州數重朝廷赦廷湊以元翼為山南節度使遣兵部侍郎翰愈宣慰廷湊又遣中使入深州取元翼廷湊雖受命而深州圍不解招撫使裴度與廷湊克融書以大義責之克融遂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元翼率十餘騎突圍而出

王凝為宣州觀察使黃巢自領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率舟師據采石以援之儔違令凝即斬之以徇命將馬穎伐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裔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志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荊州城危矣裔銳意請行凝即閱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裔果戰死賊乘勢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為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不可當願尚書歸款退之懼覆尚書家族疑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疑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亦退去

梁趙犖為馬步都虞候時唐僖宗乾符中王仙芝起於曹濮大縱其徒侵掠汝鄭犖乃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及黃巢陷長安天子幸蜀中原無主人騷動於是陳民數百人相率告許州連帥顏得犖知軍州事其帥即以收聞於是下詔以犖守陳州刺史既仇事乃謂將吏曰賊巢之虐遍於四方苟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駭殘黨東下况與忠武之為仇讐豈為土壘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

寶倉廩薪芻凡四門之外兩舍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  
甲兵利劔稍弓弩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勁卒置之麾下以仲弟昶為  
防遏都指揮使以季弟翊為親從都兵馬使長子麗次子霖分領  
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為王師四面扼束食盡人飢謀東奔之計先遣  
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擊引兵擊之賊眾大潰斬獲略盡生  
擒孟楷巢黨知孟楷為陳所擒大驚憤乃悉眾東來先據潞水後與  
蔡州陳宗權合勢以攻宛丘陳人惧焉擊恐眾心携離乃於眾中揚  
言曰忠武素稱義勇淮陽亦為勁兵是宜戮力同心捍禦強寇建功  
立業去危就安願居宜圖之况吾家食陳祿久矣今賊眾圍逼眾寡  
不均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又何惧也且死於為國不猶愈於生而為  
賊之伍耳汝當觀吾之破賊敢有異議者斬之由是眾心靡不踴躍

聞門與賊屢戰皆捷賊眾益怒巢於郟北三四里起八仙之營如宮  
闕之狀又脩百司厩置糧械山峙蔡人濟以甲冑軍中無所闕焉凡  
為陳三百日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然人心益固擊因令間道秦  
羽書乞師於太祖太祖素多擊之勇果乃引大軍與諸軍會於陳之  
西北陳人望其旗鼓出軍縱火急攻巢寨賊眾大潰重圍遂解翊與  
元堅  
心誓眾激厲將校約以死節翊以祖先松拔去郭數里慮為群盜穿  
發乃夜縋心替之士遷柩入城府庫舊歷弩數百枝機牙皆缺工人  
咸謂不可用翊即創意制度自調弦苦置之雉堞間矢激五百餘步  
已中人馬同皆達曾液群賊畏之不敢逼迹自仲秋至於首夏軍食  
將竭士雖不飽而堅誓之志不移會太  
祖率大軍解其圍翊兄弟收泣感謝

劉劓唐末為淄州刺史行軍司馬及昭宗幸鳳翔鄴以徧師克州  
遂據其料簡成中老疾及婦人浮食百姓不足與守者郡悉出之於  
外與將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戰兵禁暴居人泰然太祖命大

將莫從周攻圍既久鄴無外援人情稍有去就之意一日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送之而逸鄴之守兵禁之不可鄴則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副使少將人出非素遣者請勿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皆感泣送者乃止外軍聞之果疑彥溫有奸即戮之於城下自是軍城遂固李仁福為夏州蕃部指揮使會節度使李彝昌遇害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為帥朝廷因授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韓遜為靈州節度使開平中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真以地狹不能容乃借兵窺連靈武且圖牧圍之地知俊乃帥邠岐秦涇之師數萬攻遜於靈州遜極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

徐懷玉初仕唐為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尋為晉軍所攻晝夜衝擊穴地而入懷玉率親兵逆戰於隧中晉人遂退太祖開平二年除晉州刺史其秋晉軍大至已乘其墉懷玉選親兵五千餘人擁殺下城晉軍遂退

牛存節為邢州團練使時州兵絃及二百人晉人知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發長直兵二十人赴援存節率壯健出闔以家財賞激戰士并軍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後赴援澤州適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保衙城不知所為存節絃入晉軍已至矣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闕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溷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焚營而退郡以獲余

王州馬休義軍節度使會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守  
太祖憂之檀密上表請駕不親征而悉力支吾竟全城壘

王班為澤州刺史開平二年五月蕃賊奔突澤州攻圍甚急堽溝攀  
堞晝夜不息者數日班善於拒捍懸重賞以激勇士蕃賊之死堆積  
於地隍州回數里于時劉知俊自晉絳引兵來救賊衆乃遁

後唐李克寧為奉誠軍使赫連鐸之攻黃花城也克寧奉武皇及諸  
弟登城血戰三日矢盡備竭殺賊萬計燕軍之攻蔚州克寧昆仲嬰  
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旬日

李嗣昭為太原內衙將時汴人初得蒲絳乃大奉諸道之師逼太原  
汴將葛從周陷承天軍氏叔琮營洞渦驛大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  
憂迫計無從出嗣昭朝夕選精騎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俘右斬或

燔或擊汴軍疲於奔命又厲霖雨軍多踵痢糧運不繼五月氏叔琮  
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後汴軍復營於晉  
祠嗣昭與周德威收合餘衆登城拒守汴人治攻具於西北隅四面  
營柵相望時鎮定河中皆為梁有孤城無援師旅敗亡嗣昭晝夜分  
兵四出斬將搴旗汴軍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營退去嗣昭  
追擊復收汾慈隰等州梁又遣其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我潞州深  
溝高壘內外重復援師不及飛走路絕嗣昭撫士堅守屢挫賊軍梁  
祖令人賞偽詔說誘百端嗣昭取而焚之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  
軍民乏絕感監炭出於地以濟飢民嘗與諸將登陴命酒張樂為戲  
賊伏天中其睚眦拔毀之坐客不知覓宴燕如故以安士心及莊宗  
貶退於火城長圍遂解

冊府元龜  
李存瑋為大同軍防禦使時契丹陷蔚州營于魚地阿保機遣人馳  
木書求賂於存璋存璋斬其使者不報賊攻營雲州存璋悉力拒戰  
城中舊有鐵車存璋鑄為兵器以授軍士賊遂軍

李存賢為慈州刺史會汴州浩寇隕州慈郡兵糧無積存賢快賊攻  
圍乃預督民戶入秋租數千斛脩戰備毀城外紫極宮取其屋木後  
浩軍果至攻城西面掘地道晝夜圍擊有餘暇賊軍退走

李存進為魏州馬步都將與存審固德勝又汴將王瓚率眾逼北城  
為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隨機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遂退

周德威為武皇內衙都副時汴將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晉陽諸軍未  
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銳兵分出諸道以攻其壘擒生斬  
馘汴人乃退後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虜眾攻城僅二百

日外援未至德威撫循士眾晝夜棄城境獲保全

閻寶為佐國軍都將時并人攻河陽留後候言不意其至也壘卑而  
土弱素無捍守且孟人震駭攻且急破我羊馬垣乃率部下勇戰擊  
刺于壕小復戰于壁下攘退之始備樓櫓設陴格蕃戎遁去壁乃完  
寶之力也

安金全為騎將累從莊宗征伐後為刺史以老病退居大原天佑十  
三年梁將王檀寇晉陽既敗壇怒募勇敗者半夜數道急攻兵既不  
敵乃驅率居人以為備守使監軍使張承業形于惧色聚眾而謀曰  
事急矣吾王家屬在此如失根本大事去矣金全僕雖老病承國是  
憂當死戰于城下因與石嘉才率騎軍分為數道募勇敢者副人如  
平馬巨橫擊之賊眾大擾守作者下大木欄之敗眾驚潰轉死移傷

者十二三日燒營而遁追擊至陰地關而迴時劉鄩敗於華縣王  
檀遁於晉陽但以敗事聞亦友身方規朝遽退而言曰吾事

高行珪為武州刺史時大原軍攻燕經年成中芻粟少劉守光令散  
負大將元行欽率散負騎四千於山後收馬兼為外援及燕城危蹙  
甲士亡散守光召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召無益乃請行欽  
為燕師稱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請諸將曰我為帥亦須歸幽州眾  
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為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繫之  
自隨至武州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為番行共汝父同行先定軍府然  
後降大原若不從必殺尔子行珪曰大王委尔親兵遂圖叛逆吾死  
不能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元公謀逆何以徇從與尔决矣  
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盡士有飢色乃召集居人謂曰非不為父老

惜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即坐見寧帖行珪為治有恩  
眾泣頷出私糧濟軍以死共守乃夜縋其弟行周入太原軍既見莊  
宗即令明宗率騎援之此至行欽解圍矣

晉孝周初仕唐為定霸都指揮使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  
代之既出則其城將陷莊宗急遣追之使黑纓從事會莊宗北征周  
與寺人焦彥賓守楊劉城梁將王彥璋以數萬眾攻之周日夜棄城  
射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以紓其難莊宗曰孝周在內  
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田獵既至士眾絕糧三日矣及圍既  
解莊宗謂周曰微卿死拒之勞諸兒等人為人所虜矣

華溫琪初仕梁為溫州刺史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常引兵攻之踰  
月二人其人賞之升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

郭球為易州刺史時契丹攻其郡璘率屬士卒衆同其甘苦不虞毗  
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以

王清領溪州刺史詔遣以其部兵屯於鄴會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  
張從月守之少帝飛蠟詔錫之茅賊虜遂退

周許遷權知隰州刺史會劉崇遣子均率攻寇平陽路由隰州賊衆  
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喻士鬪兼倍賊衆傷夷皆自退去

史彥超國初為龍捷都指揮使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戎晉州會大  
賊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敢不  
叶物情彥超與何徽叶力固拒累挫賊鋒攻擊日急禦捍有備軍政  
甚嚴居人無擾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提兵為援寇戎宵遁

王萬敢為晉州巡檢時大原劉崇攻晉五日又併攻四城門萬敢等  
逐急應赴激厲將士矢石水火隨機拒鬪賊者死五百餘傷者十七  
八奪攻城梯焚之



西

